

京剧棠编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編輯



第六十一集

鴛 鴦 塚

元 宵 謎

埋 香 幻







京剧艺术

第六十一集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编辑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京剧彙編 (第六十一集) 北京市戏曲編導委员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東單順綏胡同8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開本: 787×1092 1/32·印張: 4 9/16·繪頁: 2·字數: 100,000

1959年5月第1版 195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5,000册

統一書号: 10071·388 定价: (7) 0.41 元

前 言

編輯“京劇彙編”的目的，是為了給有關文化部門、戲劇團體、劇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優秀的京劇傳統劇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劇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戲曲團體、老藝人、劇本收藏家和前輩藝人的親屬們的積極支持，貢獻了他們自清代以來所珍藏的秘本，對繼承戲曲遺產、研究京劇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這些寶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別以一個或幾個劇目編作一卷，陸續刊行。

“京劇彙編”所收的劇目，曾搜集同一劇目幾種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藝人幫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時無法考證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來面貌為原則，僅對原本中錯別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過分冗雜，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條件下，略作刪動。

京劇傳統劇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劇彙編”所收的劇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真的缺點。希望各地老藝人和劇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協助發掘，對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劇彙編”成為京劇遺產的忠實紀錄。

由於資料有限，未能盡選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串、校勘、印刷等方面難免有許多缺點，歡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

目 录

鷺鷥塚.....	1
元宵謎.....	39
埋香幻	101



鴛鴦塚

趙燕俠藏本



提要

謝招郎、王五姐私訂終身。謝因家規謹嚴未敢稟母。五姐候娶不至，思念成疾。張道士傳書，謝反遭鎖禁，嗣潛逃往探，各訴离情。五姐哀傷致死，招郎亦觸壁殉情。王媿合葬二人于一塚。

第 一 場

〔謝招郎上〕

謝招郎 (引) 爲老春殘，爲春愁，倦倚屏山。

(詩) 素書寒燈午夜光，

小樓天地一身藏；

閉門不管花如海，

辜負三春正艷陽。

小生、謝招郎，太原人氏，幼年不幸，父親亡故；只有母親在堂，撫養成人。同胞姐姐，嫁與楊四郎爲妻。我姐夫在東村做買賣爲生，姐姐回轉家來侍奉母親，倒也孝順，只是小生年已長成未曾婚配，將來我的親事，不知應在何方？思想起來好不愁悶人也！

(唱二黃搖板)

每日里爲婚姻胡思亂想，

辜負了少年人大好時光。

未曾見美佳人空勞盼望，

但不知何日里得隨心腸！

〔秋桂上〕

秋 桂 奉了姑娘命，忙步到書樓。(上樓介)

大相公！

謝招郎 做什么？

秋 桂 大姑娘叫我請你進去，有話商議。

謝招郎 說我少時就去。

秋 桂 是啦！（下）

謝招郎 姐姐喚我不知爲了何事？不免前去便了！
（接唱）

撇下了心中事後堂而往，
待見了我姐姐細問端詳。（下）

第 二 場

〔王道平上〕

王道平 （引）生意凋零，每日里，常挂在心。

卑人、王道平。山西太原人氏。在這東村居住。娶妻吳氏。妹子鳳車，排行第五，年方一十六歲。卑人賣布爲生，意欲往河南貿易，不免將娘子、賢妹喚出商議，啊娘子、賢妹哪里？

〔王五姐、王大娘上〕

王五姐 生來弱質在寒門，

王大娘 裙布荊釵也絕塵。

王道平 娘子、賢妹請坐！

王大娘 有坐。

王五姐

王大娘 喚我們出來有什麼事情呀？

王道平 卑人意欲往河南貿易，家中之事全仗你們照管才是。

王五姐 哥哥此去，必定生意興隆，家中之事不必挂心。

王道平 但願如此。

王大娘 相公几時起程？

王道平 今日就要起程，娘子、賢妹看管門戶，我就要去也！

（唱二黃搖板）

我此去往河南路途遙遠，
且等到財源廣才把家還。(下)
王大娘 (唱)但願得我兒夫早日回轉，
王五姐 這一去保佑他廣進財源。
(同下)

第三場

(謝氏上)
謝氏 (唱西皮散板)

我丈夫做生意東村而往，
撇下了少年人獨守空房。
奴家、謝氏。配夫楊子虛。因家道貧寒，他在東村
地方開了一座小買賣店兒，維持生活；叫我回轉娘
家侍奉母親，倒也相安無事。算來半載有余，未曾
有銀錢拿回家中，我不免叫七弟招郎前去向他要点
兒錢。回家使用，也曾命秋桂到前面喚他，怎麼還
不來哪？

(謝招郎上)
謝招郎 聞听姐姐喚，上前問根源。
姐姐喚我何事？

謝氏 兄弟來啦，坐下說話！

謝招郎 告坐，

謝氏 兄弟，你姐夫在東村做買賣，半載有余也沒有帶回
銀錢，我有意叫兄弟辛苦一趟，跟他要点兒錢，我
也好墊辦着花。兄弟料無推辭吧？

謝招郎 東村离此二十余里，兄弟是不慣走路，不能前去。

謝氏 你不願去，你姐夫不帶錢，我喝西北風是怎麼着？

好兄弟，你去一趟吧。

謝招郎 兄弟不願出門，是不能去的。（背轉身介）

謝 氏 他再三不去可怎么好哪？有啦，待我騙騙他。兄弟，你實不肯去，我也沒法子；你替我寫封信，我托一個人捎去就是啦。

謝招郎 這到使得，待我寫來。（執筆介）姐姐，怎樣寫？

謝 氏 你就寫家中沒錢，叫他帶點兒錢來，還有要緊的一句話——

謝招郎 什麼要緊的話？

謝 氏 前日東村有人來說，你姐夫給你說了一門親事，母親十分歡喜，你寫上，叫他給定下吧。

謝招郎 怎么小弟不知道此事呀？

謝 氏 你年青的人兒，怕你害羞才沒告訴你，你大喜啦！

謝招郎 （急介）這是万万使不得的，待我去到東村與姐夫說明，不要草草成事才好。

謝 氏 兄弟自己去嗎？

謝招郎 正是。姐姐好好侍奉母親，兄弟三兩日就回，告辭了！

（唱）我急忙到東村登程而往，

見着了姐姐再作商量。（下）

謝 氏 哈哈……我三言兩語，他就走了，不免等他回信便了！（下）

第 四 場

〔王五姐上〕

王五姐 （唱西皮原板）

寒門女正青春光陰似箭，

每日里嘆孤單小立花前。

我兄長在他乡久不回轉，

只有那心中事難对人言。

奴家、姓王，小名鳳車。今年一十六歲。自幼父母雙亡。我兄長前往河南貿易，只有嫂嫂在家。每日閨房獨坐，好生愁悶。這幾日村中舉行庙会，却很熱鬧，有一表姐顧四娘，与我情投意合，嫂嫂也曾去請，怎么還不見回來？

【王大娘、顧四娘上】

王大娘 家風原淡薄，
顧四娘 姐姐愛談心。
王大娘 到家啦。妹妹請進吧！
顧四娘 是啦。

【王大娘、顧四娘同進門介】

王五姐 嫂嫂回來了？
王大娘 回來啦。顧妹妹也來啦。
王五姐 姐姐請坐！
顧四娘 妹妹請坐。
王大娘 你姐倆說話吧，我給你們做飯去。
顧四娘 不要費心啦。
王大娘 等等我再陪你說話吧。（下）
王五姐 姐姐因何來遲？
顧四娘 只因梳頭未完，故而來遲。
王五姐 此地庙会很是熱鬧，請姐姐前來登樓觀看。
顧四娘 奉陪就是。
王五姐 如此請！
顧四娘 請！

王五姐 (唱西皮搖板)

遙望着小樓前垂楊似綫，

【王五姐、顧四娘上接介】

王五姐 (接唱)

又只見大街上鼓樂喧天。

【場上過會，眾百姓隨上，眾介介，過場同下】

【謝招郎上】

謝招郎 (唱) 來到了這東村大街走過，

但不知我姐夫可在家園？

眼看那東南方路程不遠，

【圓場，抬頭見王五姐，愕介，王五姐驚看介，眾四娘拉王五姐下】

謝招郎 (唱) 看見了那女子亞似天仙。

且住，看樓上那個女子，十分美貌，总算我不負此行，見了姐夫再作道理。【圓場】來此已是第三門，待我冒叫一聲。楊四郎在家么？

【楊四郎上】

楊四郎 將近黃昏后，何人叩柴扉。【開門出視介】

原來賢弟到了，快快進來！

謝招郎 遵命。

楊四郎 賢弟請坐！

謝招郎 謝坐。

楊四郎 岳母可好？

謝招郎 高堂康健，問候姐夫金安。

楊四郎 多謝岳母動問。天色已晚，且在此住下。但是店中窄小，吵鬧不安，明日與賢弟找一清靜地方，寬住几日再行回去。

謝招郎 有勞姐夫費心。

楊四郎 賢弟請！

謝招郎 請！

〔同下〕

第五場

〔王大娘上〕

王大娘 比似娘憐女，分明嫂傍姑。

我、王吳氏。只因丈夫出外貿易，只有小姑一人，彼此陪伴。昨日接來顧四娘來看庙会，今早已然回去，不免將我妹妹叫出來一同做點兒活吧。妹妹快來！

〔王五姐上〕

王五姐 新添離別意，情減為紅顏。

嫂嫂喚我何事？

王大娘 昨天做的活還沒完，我們把它做完了好不好？

王五姐 待我取來。（取針綫介）

〔王五姐、王大娘分做針綫介〕

王大娘 （唱西皮原板）

閑無事坐堂中，拈針理綫，

王五姐 也不过消煩悶且送流年。

王大娘 我兒夫去經商久不回轉，

王五姐 我这里與嫂嫂共坐堂前。

〔楊四郎、謝招郎上〕

楊四郎 難將小店留佳客，

謝招郎 多蒙高親太厚情。

楊四郎 賢弟，昨晚受屈，今日同到前面，找一清靜房屋暫住幾日。

謝招郎 多謝姐夫、前面有一座南樓，倒也清靜，姐夫何不問他一聲：

楊四郎 如此甚好。你我一同前去。

謝招郎 (指介)就是這一家。

楊四郎 (扣門介)里面有人么？

王大娘 有人叫門，看看去。是誰呀？

謝招郎 (喜介)正是女子聲音。

楊四郎 請開門，有話言講。

〔王大娘開門介〕

王大娘 這位客官，有什麼事啊？

謝招郎 (背供)怎麼不是啊？

楊四郎 在下楊四郎，離此不遠，是做小買賣的。

王大娘 原來是楊掌櫃的。您有什麼事啊？

楊四郎 這謝招郎是我的內弟，遠來相訪，因店中窄小難以居住，意欲暫借尊府小住幾日，房金多少，照例奉上。

王大娘 唔，原來是借房子住。我們當家的不在家，就是姑嫂二人，多有不便。您到別處去找吧。

〔王五姐出門，見謝招郎驚喜介〕

王五姐 (背供)原來是那個書生！

楊四郎 我內弟尚在年幼，小住幾日便要回去，大嫂行個方便吧。

〔謝招郎見王五姐驚喜介〕

謝招郎 原來在此，待我自己向前，大嫂有禮！

王大娘 相公有禮！

謝招郎 小生來到此地不過暫住數日，別處也無有相當的地方，還求大嫂行個方便吧。

王大娘 不是啊。我們家連个男人都沒有，您住在这兒哪成啊？

謝招郎 方便方便吧。

楊四郎 (怒介) 休得在此麻煩，到別處去問吧。

(謝招郎像不肯介)

王五姐 嫂嫂請進，我有話講。

(王大娘、王五姐進門介)

王大娘 (問介) 有什麼話呀？

王五姐 我看那人，小小年紀是个斯文的樣子，我們這座南樓也是無人居住，就借与他暫住數日，倒也無妨，嫂嫂，你答應了吧。

王大娘 咳！我不叫他住是怕你不方便，我怕什麼呀？既然你願意，我跟他說去。(出門介) 謝相公，您請進來吧，住下可是沒關係，就是我們家只有姑嫂二人，恐怕有不周到的地方，您可多原諒。

謝招郎 大嫂說哪里話來，多蒙厚情，應允借住，感恩非淺，大嫂不要客氣才好。

王大娘 不客氣，不客氣。

楊四郎 如此，待卑人回去叫人把鋪蓋送來，賢弟在此寬住數日，房金一同送來。

謝招郎 姐夫費心。

楊四郎 我要去了。(下)

王大娘 相公請坐！

謝招郎 謝坐。這位大姐是大嫂何人？小生見禮。

王大娘 是我妹妹。

謝招郎 唔！小生有禮！

王五姐 还礼！（看介，跪下）

王大娘 相公，上楼去吧。

謝招郎 大嫂先行。

王大娘 随我来！

〔王大娘、謝招郎上楼介〕

王大娘 相公，这是床，那是書桌。地方太窄，你可受点屈。

謝招郎 大嫂这样客气，小生实在不安。

王大娘 說了半日还没喝点水。姑娘，倒点茶来。

〔王五姐托茶盤上，倒茶介〕

王五姐 相公請用茶！

謝招郎 有劳大姐。

王大娘 姑娘，把地方收拾收拾，我去做飯与相公吃吧。（向謝介）您用什么只管說，別客气。姑娘，把这兒收拾干净，可別叫人挑眼。

王五姐 知道了。

謝招郎 大嫂請便吧。

〔王大娘下〕

謝招郎 小生到此借居，多蒙大姐周全，十分感謝。

王五姐 （低头介）太客气。

謝招郎 令兄不在家中么？

王五姐 往河南貿易去了。

謝招郎 請問大姐青春多少？

王五姐 今年一十六岁。

謝招郎 大姐一十六岁，比小生还小一岁。

〔王五姐不答介〕

王五姐 相公請休息吧。

謝招郎 大姐請便吧。

〔王五姐下楼介，回望介，下〕

謝招郎 想不到天从人願，在美人家中居住。正是：世上豈無人知己，一生難得美人憐。（笑下）

第 六 場

〔王五姐上〕

王五姐 流鶯苦要催春去，喜鵲因何報信來？

我、王五姐。自從謝郎借住以來，攀談敘話，彼此留神，看他少年英俊，性格溫柔，不知不覺便十分愛慕于他。想我父母雙亡，哥哥時常在外，嫂嫂是女流之輩，怎能替我留心；若不自己作主，婚姻大事豈不耽誤了？看那謝郎十分留意于我，說話之間含情不尽，我若與他成為婚配，也算美滿姻緣，但是無人與他去說，我一個女兒家怎好自己開口，這不是一件大大的難事嗎？（想介）有了，不免將此事與嫂嫂說知，叫她與我做主就是了。哎呀不好，嫂嫂也是年青之人，說媒之事也是不便，倘若對她一說，豈不耻笑與我，還是不說的好。咳！想我生在寒門，村鄉之中也無有讀書之子，難得謝郎到來，二人情投意合，若是失去機會，恐怕這婚姻大事，豈不被自己耽誤了？還是自己去說吧。（欲行又止介）羞人答答的，怎好開口，不去了。（想介）哎呀，青春易老，知己難尋，錯過機會，悔之晚矣。待我大胆前去便了！（上楼介）

（唱四平調）

女兒家婚姻事羞人答答，
難得是俊才郎來到我家。

倘若是把姻緣輕然放下，
又恐怕負青春誤我年華。

(門前听介)听他講些什麼？

〔謝招郎上〕

謝招郎 今日累了相思債，一寸愁腸一寸灰。

我、謝招郎。自從借住南樓，與那王五姐朝夕相見，說話之間，彼此相愛。但是我的心事一時不好說出，這便怎麼處？

王五姐 哎呀，他自言自語，不會睡下，待我叩門。開門來！

謝招郎 是哪個？

〔王五姐不應介〕

謝招郎 想是大姐前來送茶，待我開門。(開門介)啊大姐，還不會睡麼？

王五姐 不會睡。相公要喝茶麼？

謝招郎 小生不渴，不勞大姐費心。大姐既然到此，坐下細談如何？

王五姐 相公請坐！

謝招郎 大姐請坐！大姐，小生到此數日，多蒙大姐照看，感激不盡。

王五姐 相公在此，多有慢待，望求恕罪。

謝招郎 小生在此，十分安樂，但是不久就要回去了。

王五姐 多住幾日何妨？

謝招郎 本當多住幾日，怎奈家中老母無人侍奉。

王五姐 相公家中還有何人？

謝招郎 只有老母在堂，還未曾娶妻。

〔王五姐望謝招郎介，低頭介〕

謝招郎 我看大姐也是寂寞得很呀？

王五姐 家中只有嫂嫂一人陪伴。

謝招郎 可惜小生福薄，不能陪伴大姐。

王五姐 此話怎講？

謝招郎 小生不久就要回去，只是我舍不得大姐。

王五姐 相公就要回去嗎？

謝招郎 家中老母挂心，不能在此久留。

〔王五姐欲言又止介〕

謝招郎 小生有許多言語，說不出來。

王五姐 但講何妨？

謝招郎 說出來怪不好意思的。

王五姐 此地并無外人，相公請講何妨？

謝招郎 小生這平生心願，遇見知心的人兒方能與他說出。

王五姐 那知心人兒今在何處？

謝招郎 知心的人兒么？

王五姐 在哪里？

謝招郎 近在眼前。只是羞口難開，還是說不出來的。

〔王五姐低頭笑介〕

王五姐 如此，我替你害羞，你與我說出來吧。

謝招郎 大姐，你就是我的知心人了。

王五姐 只怕未必？

謝招郎 只要大姐允許，我便是大姐的——

王五姐 什麼？

謝招郎 知心人哪。

王五姐 知心人便怎麼樣？

謝招郎 大姐若是答應了，便當想個法兒，永久住在一處。

王五姐 這是無法可想的。

謝招郎 大姐呀！

(唱西皮散板)

多蒙你見面時深情惜愛，
可算得慧心人青眼憐才。
我這裡在燈前將身下拜，(跪介)
願將此百年身長侍妝台。

王五姐 相公請起！

謝招郎 大姐若不答應，我是不起來了。

王五姐 呀！

(唱)只見那少年郎低頭下拜，
想必是美姻緣早已安排。
我與他表深情盟山誓海，(跪介)
但願得百年人兩意和諧。

(王五姐、謝招郎同起介)

王五姐 相公，我二人既然訂婚，相公回去稟知堂上，禮請冰人，前來說親才是。

謝招郎 大姐之言甚是。但是母親家法甚嚴，回去之後，見機而行便了。

王五姐 奴的終身既已許配君子，斷無後悔之理。相公若不勉力而行，誤了奴家終身事小，恐怕性命也斷送你手啊！(哭介)

謝招郎 大姐不必傷心。小生若是負了大姐，叫我死無葬身之地。

王五姐 相公言重了。我在此甚久，恐怕嫂嫂知道，我要下樓去了。

(謝招郎扯王五姐衣袖介)

謝招郎 大姐，天已不早，就在此處安歇了吧。

王五姐 (甩袖介)這是万万使不得。我與你私下訂婚，已是从

权之事；若作那苟且之事，有何顏面立于人世？稽公自己尊重才是。

謝招郎 多蒙大教，小生十分慚愧。

王五姐 相公早早安歇，我要回房去了。

謝招郎 大姐小心走。

〔王五姐執灯下樓，謝招郎立樓口望介，王五姐回頭笑下〕

謝招郎 想不到今晚會面，婚姻成就。只是今宵孤零難過。
正是：漢水有緣逢解珮，画屏無睡待牽牛。（下）

第七場

〔楊四郎上〕

楊四郎 商人重利輕別離，常展孤衾獨自眠。

卑人、楊子虛。常在仙鄉，為圖生計。昨日多方設法，借來紋銀數兩，要求謝賢弟帶回家去。謝招郎到此已經數日，也該回轉家門。不免尋找于他，打發他回去便了。（圓場）到此已是，待我叩門。開門來！

〔王大娘上〕

王大娘 門前听叫声，不知是何人。（開門介）

楊掌櫃來啦！

楊四郎 舍亲在尊府叨扰數日，特來拜謝。

王大娘 豈敢！令亲在此，十分慢待，望乞恕罪。

楊四郎 豈敢。舍亲也該回轉家去，房飯金在此，請求收下。

王大娘 住几天算什么，房飯金不敢要。

楊四郎 哪有不收之理，大嫂請收下。

王大娘 那么，我就謝謝您吧。

楊四郎 舍亲可曾起來？

王大娘 我也不知道起來無有。

楊四郎 待我喚他。賢弟，愚兄來了。

【謝招郎揉眼摸欄上】

謝招郎 姐夫，為何來得甚早？

楊四郎 今日天氣很好，我已備下銀子，賢弟帶回，交與你姐姐使用。

【王五姐暗上，向謝招郎搖手介】

謝招郎 小弟身上有些不爽，改日再回去吧。

楊四郎 賢弟從不出門，岳母甚是盼望。今日還是回去好。

【謝招郎看王五姐，王五姐搖手介】

謝招郎 小弟實在有些不爽，再過兩日，病好之後，回去就是了。

楊四郎 非是愚兄逼你，在這裡留戀什麼？（怒介）

謝招郎 小弟也曾說過，實是身體不爽。我留戀什麼？既是如此，即刻就走也就是了。

楊四郎 這便才是。

謝招郎 啊大嫂，小生在尊府叨擾多日，十分不安。小生告辭了！

【謝招郎向王五姐揚手介】

謝招郎 大姐保重！

王五姐 相公保重！（掩淚下）

楊四郎 賢弟，走吧！

【謝招郎望王五姐介】

王大娘 相公有工夫再來，不要生疏才好。

謝招郎 多謝大嫂。

【楊四郎、謝招郎出門介】

王大娘 恕不遠送。（关门下）

楊四郎 賢弟請上路，愚兄不遠送了。

謝招郎 姐丈請便！

【楊四郎欲下介】

謝招郎 姐丈轉來！

楊四郎 有何話講？

謝招郎 前日替小弟說親之事，不勞費心，小弟自己做主就是了。

楊四郎 知道了。

謝招郎 好难过也！

（唱）才與那知心人盟山誓海，
霎時間成離別兩下分開。
從今後苦思想愁悶難解，
只落得晝夜里遙望妝台。（下）

第 八 場

【謝安人、謝氏、秋桂上】

謝安人 （唱二黃原板）

嘆中年遭不幸夫君早喪，
撇下了雙兒女苦度時光。
雖然是小嬌兒年華已長，
但不知何日里才把名揚。

老身、吳氏。所配謝門。夫君不幸亡故，留下一子，名喚招郎。今年一十七歲，倒也聰明伶俐。前日去到東村，已經數日，還未回來，叫老身放心不下。

謝 氏 母親不要掛心，一定是他姐丈留他寬住數日；不久就要回來的。

【謝招郎上】

謝招郎 回轉家門內，高堂問安康。

參見母親，孩兒拜揖！

謝安人 兒啊，回來了？

謝招郎 回來了。

謝 氏 兄弟請坐！

謝招郎 有坐。我姐夫問候母親安康，有紋銀五兩，姐姐收下。

謝 氏 兄弟受累了。

謝安人 兒一路勞乏，暫且回房安歇去吧。明日須要用心攻讀，力求上進才好。

謝招郎 孩兒遵命。

謝安人 少年努力攻書卷，好接書香慰母心。

謝招郎 送母親！

〔謝安人、謝氏、秋桂下〕

謝招郎 哎呀，我與王五姐訂婚之事，原要與母親說知，但是母親十分严厉，不敢開口，如何是好？恐怕將王五姐終身耽誤了！

（唱二黃搖板）

在灯前與五姐盟山誓海，
我倆人婚姻事挂在心懷。
怕的是不随心累她空待，
倒叫我少年人負了裙釵。（下）

第 九 場

〔王大娘上〕

王大娘 （唱二黃搖板）

陪伴了小姑娘孤灯對影，
她每日心煩悶所為何情？

我、王吳氏。这几天，我們小姑茶也不思飯也不想，不知道可是怎么啦？不免前去看看她，問她吃点什么。正是：少年嬌女多心事，多病多愁实可憐。(下)

第 十 場

(王五姐上)

王五姐 (唱二黃搖板)

招郎別后無音信，

好叫奴家挂在心。

自从謝郎別后，并無音信，不知他堂上可能應允？若是他母親家法森嚴，婚姻之事不能成就，我的性命就保不住了。思想起來好不愁悶人也！

(唱二黃慢板)

對鏡自看驚瘦減，

萬恨千愁上眉尖。

盟山誓海恐有變，

紅顏薄命只怨天。

每盼音信如斷綫，

蘭閨自坐日如年。

才郎若是心腸變，

孤身弱女有誰憐？(心痛介)

哎呀！哎呀！(伏桌介)

(王大娘上)

王大娘 可憐紅粉女，終日為傷春。

妹妹，你怎麼樣啦？哎呀，你怎麼啦？

王五姐 我心疼得很。

王大娘 姑娘，你怎麼會心疼起來啦？

王五姐 小妹也不知道怎么就心疼起来了。

王大娘 姑娘，你心里要放宽些，不要终日愁闷害起病来，年青青的人，得高兴点。这几天你老是愁眉不展，这心疼病就来啦，我给你请个大夫，吃点药就好啦。

王五姐 小妹这病，不是医药可以治好的。

王大娘 不吃药哪儿成啊！唔姑娘，你莫不是有什么心事吧，能不能跟嫂子说说？

王五姐 妹妹的心事，纵然对嫂嫂说明，也是无法可想的。

王大娘 你只管跟嫂子说知，总能替你想个法子。你哥哥不在家，嫂子全能做主。你要不说，可怎么给你想法子啊！

王五姐 嫂嫂呀！

（唱二黄摇板）

都只为知心人难得见面，

女儿家心中事怎对人言？

因此上得此病肠痛如断，

只恐怕寿命女不久人间。

王大娘 姑娘，你说知心人难得见面，到底这知心人是谁呀？

（想介）唔，我真糊涂，前些日子，有个谢招郎借住我家，姑娘与他情投意合，想必这知心人就是他吧？

姑娘，是不是啊？

王五姐 唉！

王大娘 姑娘既然想的就是他，待我去找个会写字的人来，给他写封信，叫他来一趟，这也不算不了什么。何必急出病来哪？

王五姐 只怕他不能前来！

王大娘 信到了，他絕不能不來。
王五姐 但憑嫂嫂。
王大娘 我先攙你到床上歇歇，再找張伯伯來写信就是啦。
【王大娘攙王五姐下】。

第十一場

【張道士上】

張道士 (念)手拿法器穿道袍，
有何道法會降妖？
騙得銅錢三兩串，
好與夫人吃燒刀。

下官、東村道紀司正堂張骨碌是也。怎么叫張骨碌呢？只因西村大戶人家出了妖怪，請我前去捉妖。我正在画符念咒，誰想怪風一陣，吓得我骨軟筋麻，一骨碌就滾到樓下去啦。合村人等送了我个外号叫張骨碌。多蒙地保老爷修了一本，奏明聖上，封我为東村道紀司正堂。这且不言。下官为官清正，万民愛戴，有酒有肉常來孝敬于我。昨日，李四媽媽改嫁王八官人，拿來不少酒肉，不免把夫人叫了出来，暢飲一回。下官有請夫人！

【張媽媽上】

張媽媽 汉子不成材料，每日只知喊叫。
骨碌，你叫喊什么？

張道士 下官的官印，是你这婦道家叫的嗎？

張媽媽 你真不害臊，什么下官！下官！

張道士 別管怎么着，咱們先喝會子。將酒擺下！

〔張媽媽擺酒介，二人同坐飲介〕

張道士 (唱) 举起了金鍾酒心中好暢，
好一似金殿上同飲琼漿。
你是个美佳人多嬌模样，
陪伴我少年的美貌才郎。

張媽媽 快吃吧，別瞎扯淡啦！

〔王大娘上〕

王大娘 只为姑娘病，来請写書人。
張伯伯在家么？

〔張道士、張媽媽同開門介〕

張道士 原来是王大娘，快坐下吧！
張媽媽

王大娘 謝坐。

張道士 王大娘今日怎么想起上我們这里来啦，有什么事啊？

王大娘 您知道我那个小姑吧？她病啦！

張道士 八成是叫妖怪迷住啦。

王大娘 咳，不是。因为有句要紧話，要写一封信，寄与一个熟人，特来請您替我們写写信。您去一趟吧。

張道士 不是捉妖，我可不是輕易請得动的。

王大娘 得啦，都不是外人，您就受累吧。

張道士 那可不成。

張媽媽 怎么着！您不去？王大娘老远的来啦，找你写几个字兒，你拿起乔来啦。您去不去？（扭耳介）

張道士 夫人，您別生气，我去就得啦。

張媽媽 王大娘，您先回去，我叫他这就去就是啦。

王大娘 我謝謝您，我先走啦！（下）

張媽媽 你还不快点去！

張道士 夫人有令，下官不敢不遵，吩咐三班衙役，打道王府去者！

張媽媽 这份兒骨头！

〔分下〕

第十二場

〔謝招郎上〕

謝招郎 少年難自主，訂下苦姻緣。

我、謝招郎。自從與王五姐訂婚之後，回轉家來，三番五次想與我母親說知，只因家法森嚴，不敢開口。看看兩月有余，那五姐一定埋怨于我。這內中情由，五姐也不知道，這段姻緣，恐怕難成了！

〔唱二黃搖板〕

都只為與佳人想成美眷，
怎奈我家法緊不敢開言。
只落得苦思想難以見面，
但只怕變作了苦惱姻緣！

〔秋桂上〕

秋 桂 聰明子弟多心事，月里嫦娥愛少年。

我、秋桂。只因大相公獨居樓上，每日唉聲嘆氣，一定有什麼心事。噢，是啦，他年紀也長大啦，我也不小啦，八成是想我吧？有啦，我找他开开心去。
〔上樓介〕大相公，我來啦！

謝招郎 你來作什麼？

秋 桂 您這些日子，這麼唉聲嘆氣的，想必有什麼心事吧？

謝招郎 我縱有心事！你这丫頭哪里會知道？
秋 桂 我猜一猜吧。
謝招郎 不要在此打攪！
秋 桂 相公年紀也不小啦。
謝招郎 与你什麼相干！
秋 桂 真干哪！我想，您是孤枕獨眠，想必是缺少一個伴的吧？
謝招郎 休得麻煩，快与我下樓去吧！
秋 桂 您看，我長的也不錯，我陪着您，不是天生一對么？
謝招郎 賤人胡鬧得很，快与我滾了下去！
秋 桂 送上門的買賣——不值錢，不認可也沒關係，干嘛着急呀！
謝招郎 討厭得很！
〔秋桂下樓介〕
謝招郎 哎呀大姐，你一定是埋怨于我了。大姐呀！（哭介）
〔秋桂復返介〕
秋 桂 大相公，我剛走怎麼又叫上啦？
謝招郎 你怎麼又回來了？
秋 桂 您大姐大姐的，不是叫我么？
謝招郎 真真的不要臉。快与我滾了下去！（推介）
〔秋桂跌介，急下樓介，謝招郎閉門介，下〕
秋 桂 給我推下來啦。好啊！有日犯在我手，叫你知道我的厲害！（下）

第十三場

〔王大娘扶王五姐上〕

王五姐 （唱二黃搖板）

这几日病容顏十分消瘦，
恨只恨負心郎不曾回头。
累得我薄命人一心等候，
終日里痛伤心兩泪交流。

喂呀！（哭介）

王大娘 姑娘，別哭啦！不是請了張伯伯來給他寫封信嗎，叫他快點來就是啦！

王五姐 只怕這信是無有用的。

王大娘 別胡思亂想啦，好好的養病吧。

王五姐 嫂嫂，我願意到南樓居住，也好的在那裏養病。

王大娘 你病得這樣兒，還是住在樓下方便啊。

王五姐 不妨，那南樓清靜得很，正好養病。倘若是要死的時候，我的孤魂也離不開南樓啊！（哭介）

王大娘 姑娘，別傷心啦！我攙你上樓就是啦。

（王大娘攙王五姐上樓介，王五姐坐帳內喘介）

王大娘 姑娘，在床上歇歇吧。（放帳介）

（張道士上）

張道士 奉了夫人命，來作寫書人。

王大娘，我來啦！

王大娘 張伯伯來啦，請樓上坐吧！

張道士 請。（上樓介）哎呀！這樓上有个催命鬼。（圓符介）天靈靈，地靈靈，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勒！

王大娘 張伯伯，您這是作什麼呢？

張道士 捉妖。

王大娘 我是請您寫信來啦。

張道士 我全弄錯啦。

王大娘 您坐下吧！

張道士 坐着。王大娘，写什么信啊？

王大娘 您等等，我拿笔砚去。

〔王大娘下樓取笔砚上〕

張道士 怎么写啊？

王大娘 待我問問去。（向帳內介）姑娘，張伯伯来啦，信上都写什么話啊？

王五姐 只問他在灯前發誓，說过什么話来？

王大娘 只問他在灯前發誓，說过什么話来。

張道士 沒头沒腦，这怎么写呀？

王大娘 您就这么写不就得啦嗎！

張道士 唉，只問你灯前發誓，說过什么話来？还怎么着？

王大娘 我再去看。

張道士 快点！

王大娘 姑娘，还写什么？

王五姐 为何兩月有余，杳無音信？

王大娘 姑娘还有什么？

王五姐 他若不来，今生不能見面了。

王大娘 張伯伯写上：他若不来，今生不能見面了。

張道士 这句改改吧，你若不来，好似石沉大海，若要見面請到泉台。还有什么？

王大娘 你等我問問啊。

張道士 真麻煩，快点！

王大娘 姑娘，还有別的話么？

王五姐 無有了。

〔王五姐暗下〕

〔張道士作睡介，王大娘搖介〕

王大娘 張伯伯，張伯伯！

張道士 哎呀，催命鬼又来啦，还不与我退下！

王大娘 您別吓人啦！

張道士 還有話沒有啦？

王大娘 沒啦。

張道士 那我回去歇會兒去啦。（起介）

王大娘 張伯伯，您別走，這封信給誰呀？

張道士 我知道給誰呀？

王大娘 您得写信皮啊！

（張道士又坐介）

張道士 信皮怎么写？

（王大娘念，張道士写介）

王大娘 西村謝招郎开拆。东村南樓上人寄。

張道士 這封信我明白啦。你們當家的沒在家，你有了情人了吧？

王大娘 別胡說八道，這是我妹妹的信。

張道士 該打！該打！

王大娘 勞您駕。

張道士 不客气，回見！（下樓介）

王大娘 張伯伯，你回來。

張道士 干什么？

王大娘 你上來有事。

張道士 你下來吧！

王大娘 上來吧！

張道士 （上樓介）咳！什么事啊？

王大娘 這封信誰給送去啊？

張道士 誰愛去誰去！

王大娘 哪有人哪，就煩張伯伯找個人給送去得啦。

張道士 我哪兒找人去啊？
王大娘 得啦，您行好吧。
張道士 这么办吧，你請我二斤酒，我給你送去。
王大娘 那好办，准請您，受累吧。
張道士 好，我去我去。
〔張道士下轎出門介〕
王大娘 不送您啦。（关门介）
〔張道士复返介〕
張道士 王大娘，开门开门！
〔王大娘开门介〕
王大娘 什么事？
張道士 別忘啦，二斤酒。
王大娘 是，忘不了。
〔張道士下〕
王大娘 正是：憑將微恨意，寄与負心人。（下）

第十四場

〔謝安人、秋桂上〕
謝安人 嬌兒不去攻書卷，倒叫老身挂心怀。
自从那日招郎自东村回来之后，每日愁眉不展，不知为了何事？不免喚他出来，問个明白。秋桂：請你家大相公来！
秋桂 我不去。
謝安人 为何不去？
秋桂 昨天我給他送茶，他竟調戏我。
謝安人 哪有此事，快去！

〔秋桂向內傳請介〕

秋 桂 大相公，老安人喚你哪！

〔謝招郎上〕

謝招郎 忽听母亲喚，不知为何情？

参見母亲！

謝安人 坐下。我看你这兩月余来，愁眉不展，为了何事？

謝招郎 这……連孩兒也不知道。

秋 桂 我倒知道。昨天晚上，大相公一个人自言自语，直叫大姐大姐，我問他叫誰哪？他說叫秋桂，老安人您想，半夜三更叫秋桂做什么呀？

〔謝安人怒介〕

謝安人 奴才，还不与我說实话！

謝招郎 母亲不要听她滿口胡言，孩兒不曾說些什么。

謝安人 你这奴才不長进得很呀！

〔張道士上〕

張道士 来到西村上，权做送信人。

門上有人么？

秋 桂 做什么的？

張道士 这里有个謝招郎么？

秋 桂 有哇，問他做甚？

張道士 这有封信交給他，我走啦。（下）

秋 桂 大相公，有一件好东西你看看。

謝招郎 拿来我看。（念介）西村謝招郎开拆，东村南樓上人寄。哎呀！（急藏信介）

謝安人 何人的書信？

謝招郎 是一个学里朋友约会作文章的。

謝安人 你还有什么作文章的朋友，拿来我看。

〔謝招郎急介〕

謝安人 快些拿来！

〔謝招郎無奈呈信介〕

謝安人 东村南樓上人寄。这是哪一個？（看介）啊，这是一封情書啊！小奴才，你小小年紀，做出这样不法之事，还不与我跪下！〔謝招郎跪介〕自从你父去世之后，为娘將兒养到今年一十七岁，竟敢如此大胆，在外做出这样丑事，有何面目見你那去世先人！秋桂，看家法伺候！

〔秋桂取杖遞介，謝招郎哭跪介〕

謝安人 （唱）小奴才学下流已成絕望，
打死了倒干净免累为娘。（打介）

〔謝氏上，跪求介〕

謝氏 母亲息怒，保重身体要紧，您先歇歇兒，我慢慢兒問他就是啦。

謝安人 还有什么問的，將他送到樓上，將門鎖好，永不叫他出来。气死我也！（下）

謝氏 兄弟，你快起来。（攙介）

〔謝招郎起介、哭介〕

謝氏 你年青青的不應該做这个事，快將这个念头断絕才是。

謝招郎 姐姐休要这样言講，我与那人盟山誓海，断难中变；若要断絕了她，除非一死，这不孝無后之罪也就顧不得了哇！（哭介）

謝氏 兄弟不要如此，母亲教訓是不可不遵的。

謝安人 （內）秋桂，將樓門鎖上，將鑰匙拿来！

秋桂 是。大相公，听見了沒有？

謝 氏 兄弟，我送你到樓上去。你好好用功，改過自新，就放出來啦。

秋 桂 快走吧！跟我有点好，也給你講个情。到啦，你進去吧！

〔秋桂推謝招郎進門介，鎖門，下樓介〕

秋 桂 正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

〔謝氏、秋桂下〕

謝招郎 好生難過也！

（唱二黃搖板）

都只為老娘親家法嚴正，
逼得我變做了負心之人。
害得那美佳人真乃薄命，
難道是任憑她送了殘生。

〔秋桂提燈送飯上〕

秋 桂 報應報應。天道分明。

前日，大相公將我推下樓來，如今，老安人命我看管他，竟成了我的囚犯。大姑娘叫我給他送飯去，待我叫他一聲。大相公！

謝招郎 賤人何事？

秋 桂 大姑娘叫我給您送飯來啦，吃不吃？

謝招郎 我还不餓，拿回去吧。

秋 桂 愛吃不吃，燈還要不要？

謝招郎 從窗口遞進來。

〔秋桂遞燈介〕

秋 桂 今晚再想我都不成啦！（下）

謝招郎 哎呀且住！那王五姐病在旦夕，等我一見，如今鎖在屋內，不能出去，這！這！這！有了，看窗外便

是前街，不免將帶子接連起來，縋下樓去，連夜去往東村，見那王五姐一面，就是母親知道，將我打个半死，也是甘心，待我下去便了！（取帶系窗櫺縋下樓介）

〔二更介〕

謝招郎 天已二鼓，赶路要緊！
（唱）急忙忙往東村快步前進，
見了那王五姐細說衷情。（下）

第十五場

〔王五姐臥帳內，王大娘上〕

王大娘 （唱二黃搖板）

這幾日小姑娘病體沉重，
只恐怕如花貌付與狂風。

我妹妹這病很重，張伯伯寫的信也不知是送到了沒有？他真要是不來，我妹妹非為他送了命不可，我去看看她吧。（上樓介，揭帳問介）妹妹，妹妹，你好點了吧？

王五姐 嫂嫂，你來了，將我扶起來。

王大娘 還是躺着好。

王五姐 有話與嫂嫂言講。

王大娘 你可慢着點。

〔王大娘扶王五姐坐介，王五姐喘介〕

王五姐 嫂嫂，想我病體如此沉重，性命就在旦夕，只是我哥哥遠在他鄉，不能見面，將來哥哥回來，不知怎樣傷心，嫂嫂要好好勸他才是。

王大娘 姑娘，別說這個話，好好養病要緊，謝招郎也快來

啦，你們一見面就好啦

王五姐 我已是不中用的人了，謝郎縱然前來也無濟于事了。

王大娘 你就想開點吧。

王五姐 嫂嫂呀！

（唱反二黃原板）

為痴情害得我柔腸百轉，
因此上終日里病體纏綿。
我與那謝招郎燈前盟願，
又誰知不從心拆散良緣。
到如今薄命人死期不遠，
眼睜睜紅粉女要入黃泉。
可嘆我親兄長不能得見，
只落得泉台上去度流年。

〔王大娘哭介〕

王大娘 姑娘，別說啦，歇歇吧。（扶王五姐臥介）

〔謝招郎急上，碰門，昏倒介〕

王大娘 什麼扑通一聲？我去看看。（下婆介，問介）誰呀？（開門看介）哎呀，怎麼這兒躺着一個人，我拿燈看看。（拿燈照介）哎呀，這不是謝招郎嗎，怎麼躺在這兒啦？謝相公醒來！

〔謝招郎醒介，看介〕

謝招郎 你可是王大嫂？

王大娘 是我。你这是怎麼啦？

謝招郎 大嫂有所不知，只因接到大姐的書信，知道她病體沉重，連夜趕來，匆忙間撞在門上，竟自昏倒，故

而躺在地下。啊大嫂，五姐的病怎么样了？

王大娘 (背供) 还算有点良心，连夜赶来。(向謝) 我們姑娘恐怕不中用啦，你害得她好苦哇！

謝招郎 她現在哪里？

王大娘 現在南樓。

謝招郎 (急介) 大嫂領我前去。

王大娘 隨我來！

〔王大娘、謝招郎同上樓介〕

王大娘 姑娘，謝相公来啦！

〔王五姐不应介〕

王大娘 姑娘，那謝招郎来啦！

王五姐 不要哄我，他不会来的。

謝招郎 大姐，小生在此。

〔王五姐看介，泣不成声，昏絕介〕

王大娘 姑娘醒來！

〔王五姐醒介〕

王五姐 他当真来了么？

王大娘 你面前站的不是相公么？

王五姐 嫂嫂叫他进前一步。

〔王大娘招謝招郎进前介〕

謝招郎 小生特来看望大姐。

王五姐 唉！

王大娘 你們談談心，我給你們到点水去，一会儿就来。(下)

王五姐 嫂嫂下楼去了？

謝招郎 正是。

王五姐 謝郎，把我扶了起来，我有話講。

〔謝招郎扶王五姐坐介〕

王五姐 坐下講話！

謝招郎 是。(坐介)

王五姐 你、你、你把我害到這步田地，你的良心何在啊？

謝招郎 非是小生負心，只因家母十分严厉，不敢向她開口，耽誤大姐，小生之罪了。

王五姐 為何音信全無，是何道理？

謝招郎 小生欲等機會與母親說知，誰知終是無有機會，遲至今日。

王五姐 今晚你是怎樣前來？

謝招郎 大姐有書信到來，被我母親看見，重打一頓，禁于樓上。(解衣介)大姐，你來看這身上的傷痕就明白了。

〔王五姐看介〕

王五姐 噢，你為我挨了一頓打么？如此說來，你為我受了苦了！

謝招郎 挨打還不算苦，母親將我鎖在樓上，不許出門一步，要與大姐斷絕往來，這才算苦呢。

王五姐 你既鎖在樓上，怎麼出來的？

謝招郎 是我萬分着急，無法可想，用帶子接連起來，從樓窗縋下，連夜前來，才能與大姐相見一面呀。

王五姐 郎君如此異情，是奴錯怪于你。既是婚姻不能自主，我的病已然到了這步田地，也不願垂死之身侍奉郎君，今晚相會便是永訣，郎君前程萬里，自己保重就是了。

謝招郎 小生與大姐雖然未成夫妻之禮，但是盟山誓海，天地日月共鑒此心，既不能同床共枕，死了之後也要埋在一處；大姐若是不能得生，小生也要跟隨大姐到

那黃泉之下，作一對永久夫妻。

王五姐 郎君不要如此。奴生來命薄，不能享夫唱婦隨之福，郎君不要為我，自己輕生，你這一點誠心，奴死在九泉也是感激你的了。

謝招郎 小生福薄，不能消受大姐，只有一點誠心付與大姐，表明不是負心之人就是了。

〔王五姐、謝招郎同哭介，王五姐氣阻介，謝招郎急介〕

謝招郎 大姐！大姐！

〔王五姐舉目看謝招郎介，死介〕

謝招郎 大姐！大姐！哎呀！（碰死介）

〔王大娘上〕

王大娘 謝招郎來了半天，我們姑娘許好點啦，看看去吧。

〔上樓驚視，哭介〕姑娘！姑娘！你怎麼會死啦！（哭介，看謝招郎介）怎麼，他也死啦！這可怎麼好哇？

〔張道士、張媽媽上〕

張媽媽 不知王五姐病好了沒有？

張道士 怎麼聽見直哭，看看去吧。

〔張道士、張媽媽同上樓介，驚介〕

張道士
張媽媽 王大娘，這是怎麼啦？

王大娘 您來得正好。我妹妹已經死啦，謝招郎也碰死在這兒，這可怎麼好啊？

張道士 好一對痴情男女，死的可憐。依我之見把他二人埋在一處，作一個大土墳，叫作“鴛鴦塚”，也好使世界上的情人知曉。你說好不好？

王大娘 就這麼辦吧。

張道士 我去辦去。夫人走着！（拉張媽媽下）

〔王大娘哭下〕

元 宵 謎

馬連良藏本

提 要

呂昭華原配郭廷章，郭寄呂家攻讀。
元宵佳節，郭被友邀出逛燈，呂與表妹趙秀英游郭書房，秀英戲穿郭衣扯呂醉臥帳中。呂父歸見，誤女不貞，趕廷章出府，并令女自盡。呂舅父趙班侯適轉任廣東提督，乃携呂赴任以避之。郭廷章更名章麟開赴考，授廣東學政。趙嫁甥女于章，迎娶日，謎揭破，夫妻團圓。

【四文堂、四大鏡、趙班侯上】

趙班侯（点絳唇）威鎮南陽，才高智廣；奮鷹揚，久戰沙場，功名麟閣上。

（詩）北剿南征數十春。

胸藏韜略鬼神惊；

文官執筆安天下。

武將提刀定太平

本鎮、姓趙名超字班侯。官拜南陽鎮總兵之職。今乃升堂理事之期。左右，伺候了！

四文堂 啊！

差官（內）金牌下！

一文堂 金牌下。

趙班侯 待我迎接。（迎介）

【差官上】

差官 金牌到來：趙超調任大同；先行見駕，再赴新任。見牌火速啓行。

趙班侯 即刻登程。

【差官下】

趙班侯 轉堂！

【四文堂、四大鏡下】

【院子暗上】

趙班侯 請小姐出堂！

院子 請小姐出堂。

〔趙秀英上〕

趙秀英 (引)幼承母訓，謹守閨門。

爹爹萬福！

趙班侯 少禮，坐下！

趙秀英 告坐。喚女兒出來，有何教訓？

趙班侯 方才金牌到來。為父調任大同；先行進京見駕，然後再赴新任。想你姑父呂剛中，現為禮部尚書，你姑母隨任在京，正好前去探望。那大同地面，乃賊寇出沒之所，不比南陽安謐。我想你留在姑母家中，待我平賊之後，再接你。

趙秀英 女兒遵命。不知几時啓程？

趙班侯 待為父將任內交代，辦理清楚，然後擇一黃道吉日，即刻登程。我兒整理行裝要緊。正是：只因眉宇英雄氣，

趙秀英 暫別迴腸兒女情。

〔趙班侯、趙秀英、院子分下〕

第 二 場

〔郭廷章上〕

郭廷章 衣冠門第，儒素家風。

郭仲銘 (內)回府！

〔四衙役、院子引郭仲銘上，四衙役、院子下，郭仲銘坐介〕

郭仲銘 罢了！罢了！

郭廷章 爹爹今日下朝，為何這等煩惱？

郭仲銘 只因為父今日觸怒天顏，聖上道為父：近來辦事，喜怒無常，漸露狂妄之狀，難勝風采之任；本应予

重典，姑念供職南齊有年，不忍加誅。將為父削職為民了。

郭廷章 虽云聖恩浩蕩，無奈爹爹立朝清正，恐不為小人所容。早早出京，以免后患。

郭仲銘 我兒言之有理。吩咐家丁，整理行裝。即日登程。看衣更換！

郭廷章 (向內) 看衣巾前來！

[四家丁抬衣箱上]

郭仲銘 (唱)我在朝中慚清正，
富貴功名有數春。
父子齊把陽關進，
從今且去樂園林。

[同下]

第三場

[呂剛中、院子上]

呂剛中 (唱)自古忠良多蹭蹬，
從來兒女總關情。

下官、呂剛中。浙江人氏。官居禮部尚書。夫人趙氏，膝下無兒，只有一女，名喚昭華。年方一十六歲，尚未婚配。只因好友左都御史郭仲銘，他有一子，名喚廷章，少年英俊，是我正想與他結為秦晉之好，不想他冒犯天顏，罷職還鄉。為此，帶了家傳金如意，去往長亭。一來餞行，二來提親。家院，帶路！

院 子 是

呂剛中 (唱)催馬且把長亭進，

等候好友郭仲銘。

〔郭仲銘、郭廷章、家丁上〕

郭仲銘 (唱)十里長亭下能行，

兄台情义海样深

呂仁兄，候久了！兒呀，見過呂伯父！

郭廷章 參見伯父！

呂剛中 賢侄免禮。轉入長亭。

郭仲銘 請！

〔衆入亭坐介〕

呂剛中 聞得仁兄今日出京，備有水酒，與兄祖饌。

郭仲銘 豈敢！弟乃負罪之臣，不敢久停。告辭了！

呂剛中 聖恩廣大，必無他處。弟還有話叙談，兄何去心忒急？

郭仲銘 兒呀，押着行李，先走一程。

郭廷章 是。

〔郭廷章領家丁下〕

郭仲銘 仁兄有何金石良言，當面賜教。

呂剛中 我看令郎公子，少年英俊，定非池中之物；弟有一女，與公子同庚，願附絲蘿，未知尊意如何？

郭仲銘 聞得令媛四德俱全，兄既不棄，弟當從命。

呂剛中 既蒙金諾，願求定物。

郭仲銘 这里有白玉双鱼，仁兄收下。

呂剛中 弟有祖傳金如意，以作答禮。

郭仲銘 冰清玉潔，富貴有余。

呂剛中 百煉精金，吉祥如意。

郭仲銘 哈哈……

呂剛中

郭仲銘 告辞了！

呂剛中 兄台且飲几杯。

郭仲銘 酒能乱性。

呂剛中 醴以合欢。家院，酒来！

(唱)良友去吾道孤我心难忍，
且喜得临分別結下婚姻。

郭仲銘 (唱)了却我平生願喜之不胜，
我与你三兩言定下姻亲。
在長亭辞仁兄足跨金鐙，
出京都到通州換船再行。

請！

呂剛中 請！

(郭仲銘下)

呂剛中 (唱)男有室女有家父母心尽，
我与他五百年种下前因。
回府去見夫人合家欢庆，
且待我弃了官共乐园林。

(呂剛中、院子同下)

第 四 場

(呂昭华上)

呂昭华 (引)春日迟迟，画堂里，習綉針黹。

(詩)画樓深处倚新妝，

花压欄干春晝長。

喜得椿萱多健茂，

承欢色笑侍高堂。

奴家、呂昭华。我父呂剛中，官拜尙書，卿居宗伯。

母亲赵氏。只生我一人，年方一十六岁。今年是母亲五旬整寿之期。为此，做双鞋兒，与母亲上寿。方才到堂前問安已畢，不免針黹一番便了！

(唱)桃花飞雨柳飞棉，

艳阳时节困人天。

春暉冉冉多依恋，

晉祝和諧享大年。

做了多时，有些困人，待我休息片刻。正是：鴛鴦綉罢停針綫，願作鴛鴦不羨仙。(睡介)

(吕夫人上)

吕夫人 (唱)夫荣妻贵多有本，

有女無兒也懣情。

哦，昭华！

(吕昭华醒介)

吕昭华 母亲来了。万福！

吕夫人 女兒为何在此困睡？

吕昭华 女兒做些針黹，不觉一时困倦，故而在此躺睡。

吕夫人 女孩兒家，不可白晝貪眠。

吕昭华 女兒記下就是。

院 子 (內)老爷回府！

吕夫人 兒呀，你爹爹回来了。随为娘同到二堂。

吕昭华 是。

(圓場)

(院子引吕剛中上)

吕剛中 門下得来快婿，家中报与賢妻。

(吕剛中、院子进門，吕夫人、吕昭华迎介)

吕夫人 老爷回来了！
吕昭华 爹爹

呂剛中 回来了。

〔呂剛中、呂夫人同坐介，院子下〕

呂昭华 爹爹万福！

呂剛中 罢了。

呂夫人 老爷去往長亭，为何許久方回？

呂剛中 这，恭喜夫人，賀喜夫人。我見郭世兄，一表非俗，

〔親昭华介〕哦，昭华，回房去吧！

呂昭华 遵命。（出門听介）

呂剛中 將昭华許配他了。

〔呂昭华羞下〕

呂剛中 这有定礼白玉双魚，夫人收下。

〔院子上〕

院 子 啓老爷、夫人：舅老爷到。

呂剛中 有請！

呂夫人

院 子 有請。

〔赵班侯、赵秀英上〕

赵班侯 且將弱女随姑母，

赵秀英 限定天倫拜長亲。

〔赵班侯、赵秀英进门，呂剛中、呂夫人相迎介〕

赵班侯 啊姐夫、姐姐！

呂剛中 啊舅爷！

呂夫人 啊弟弟！

赵班侯 兒呀，拜見姑父、姑母！

赵秀英 參見姑父、姑母！（參拜介）

呂剛中 只行常礼。請坐！

呂夫人

赵班侯 謝坐。

赵秀英

【同坐介】

赵班侯 为何不見甥女？

呂剛中
呂夫人 現在房中刺綉。如今，她有了人家了。

赵班侯 不知是哪一家？

呂剛中 前任左都御史郭仲銘之子，名喚廷章。

赵班侯 倒也門当戶对。快喚甥女前來相見，

呂剛中
呂夫人 家院，有請小姐出堂。

院 子 請小姐出堂。

【呂昭華上】

呂昭華 三春好景無人見，一生愛好是天然。（進門介）
參見舅父！

赵班侯 甥女少禮。女兒過來，見過你家姐姐。

赵秀英 姐姐萬福！

呂昭華 還禮！數年不見姊妹，不覺也亭亭玉立了。

赵秀英 幾年不見，不想姐姐有了人家啦。

【呂昭華羞介】

呂夫人 你妹子遠來，你可同她到後面歇息，好生款待。

呂昭華 遵命。賢妹，隨我後面用茶。

赵秀英 我不喝茶 我要喝你的喜酒。

呂昭華 啐！

【呂昭華偕赵秀英下】

赵班侯 姐夫、姐姐，弟有一言，不知當講不當講？

呂剛中
呂夫人 但講何妨！

赵班侯 只因大同乃是賊寇出沒之所，攜帶弱小，多有不便。
我有意將英兒留住尊府，望姐夫、姐姐早晚訓教，

待賊平之后，再來接她。

呂剛中
呂夫人

你我至親，就依賢弟。不知侄女可有人家？

趙班侯

許婚同僚徐軍門之子，名喚徐熔。我這女兒雖然年已十五歲，只是頑皮得緊。還請姐夫、姐姐分神教管。

呂剛中
趙班侯

如此，就將侄女留在舍下，賢弟只管放心前去。

如此，小弟告辭！

呂剛中
呂夫人

為何如此忙迫？

趙班侯

大軍俱在校場等候，不便遲遲了。

呂夫人

喚秀英出來，相送于你。

趙班侯

何必惹她啼哭，我就此去也！

（唱）我兒有了安身地，

今日便要赴戎機。

為國忘家臣子義，

將軍此去馬如飛。

請！

呂剛中
呂夫人

請！

（趙班侯下）

呂剛中

（唱）今日門楣添喜氣，

呂夫人

（唱）嫁女快婿我心怡。

（同下）

第五場

（郭廷章上）

郭廷章

（引）回轉家園，將嚴親，病赴黃泉。

小生、郭廷章。自回故里，不幸爹爹一病身亡。也曾备下訃聞，报知亲友。京中岳家必須另有書信。

院公哪里？

〔院子上〕

院 子 參見公子，有何吩咐？

郭廷章 只因太老爷去世，备有訃聞，报知亲友。这有書信一封，命你去往京中吕大人那里报丧，不得有誤。

院 子 遵命。（下）

郭廷章 正是：未尽三年礼，常怀一片心。（下）

第 六 場

〔吕昭华、赵秀英上〕

吕昭华 （唱）夾道垂楊一徑涼；

赵秀英 （唱）風来水殿芰荷香。

吕昭华 （唱）綠槐高处新蟬唱；

赵秀英 （唱）心地清閑日倍長。

吕昭华 賢妹，今日乃是我母亲寿誕之期。也曾备有酒筵，待爹爹下朝回来，好与双亲上寿。此时天气尚早，你我想个什么玩耍？

赵秀英 今日天气很好。咱們上花园打秋千玩兒好不好？

吕昭华 不好。

赵秀英 咱們坐船采荷花，你瞧好不好？

吕昭华 也不好。

赵秀英 怎么也不好？

吕昭华 好好花兒，为何要去采它呢？

赵秀英 你是怕糟踐了花兒啊，采一支也沒有什么要緊罷？

呂昭華 却不知：草木有本心，何須美人折？
 趙秀英 照你这么一說，就沒人采啦？
 呂昭華 要采由他，不采由我。
 趙秀英 那我可沒有主意了，姐姐，你想想吧！
 呂昭華 我与你下棋如何？
 趙秀英 不成。我不是你的對手，你就是讓我幾個子兒，我
 還是得輸給你，我可不來。
 呂昭華 我与你釣魚？
 趙秀英 我沒有那樣耐性，半天不一定釣上一條，我不釣。
 呂昭華 我与你分韻題詩？
 趙秀英 得啦，又是一件腦袋疼的玩藝兒。
 呂昭華 這也不好，那也不好，這倒難了。
 趙秀英 咱倆人再磨蹭一會，姑父也該回來啦。
 呂剛中 (內) 嗯哼！
 呂昭華 遠遠望見爹娘來了
 (呂剛中、呂夫人上，呂昭華、趙秀英迎介)
 呂剛中 (唱) 朝駕歸來近午天，
 呂夫人 (唱) 良辰家宴在芳園，
 呂昭華 (唱) 願我二老多康健，
 趙秀英 (唱) 一家歡樂似神仙。
 (呂剛中、呂夫人坐介)
 呂昭華 爹娘，請上，受女兒
 趙秀英 姑父母 甥女 拜賀。
 (呂昭華、趙秀英拜介)
 呂剛中 哈哈，生受你們。
 呂夫人 (眾入席介，同飲介。院子上)

院 子 啓老爺：山陰郭老爺有書呈上。

呂剛中 哎呀，郭仁兄休矣！

呂夫人 老爺何出此言？

呂剛中 郭仁兄與我至好，怎麼不親自修書，却叫廷章寫信？定有不測，快把書呈上。（牌子，看書介）果然郭仁兄休矣！

〔呂昭華低頭介〕

呂剛中 兒呀，回房去吧！

趙秀英 喲，您還沒過門哪，聽說公公死啦，就這麼難受啊！

〔呂昭華、趙秀英下〕

呂剛中 家院，好好款待來人，待我備下祭禮，差人前去祭奠。

院 子 是。（下）

呂剛中 夫人，我因郭仁兄下世，看破世情，意欲告職回家；女婿接到家中，供給膏火，以求上進，我心願畢矣。但有一件——

呂夫人 哪一件？

呂剛中 那秀英侄女，還是送往大同，還是帶回錢塘？

呂夫人 目前兄弟有書信前來，說他有調任消息。莫如把英兒帶往故里，待我修書，報告兄弟便了。

呂剛中 如此甚好。待我修下章本，奏明聖上，告病還鄉。

呂夫人 老爺不會有病。

呂剛中 你真是個婦人見識。這是我們告職的老規矩，

呂夫人 到底不能不算欺君。

呂剛中 少說閑言。正是：看破世情辭朝去，

呂夫人 林下安居做福人。

呂剛中 好一個做福人。哈哈……

〔同下〕

第七場

〔書僮上〕

書 僮 詫異詫異，丈人來接沒過門的女婿。

我、王小便是。在郭家當了一名書僮，只因我家老爺罷職回鄉，一病不起，小名就叫死啦。我家少爺在家守孝，已經一年多了，不想他丈人呂剛中，告病回家，要接我們少爺到他們家去。不免報與少爺知道。有請少爺！

〔郭廷章上〕

郭廷章 春露秋霜多感慨，家居讀禮又秋冬。
何事？

書 僮 我告訴您一件新鮮事。

郭廷章 有什麼新鮮事？

書 僮 剛才小子在街上遇見呂大人家院，說他們老爺不做官啦，回了浙江啦，也到紹興啦。

郭廷章 他乃省城人氏，到我紹興做甚？

書 僮 少爺請想：他為誰來的？

郭廷章 這倒不知。

書 僮 他老人家來接您的。

郭廷章 他接我做甚么？

書 僮 接您一塊兒去住。

郭廷章 胡說！我與他雖是翁婿，但他女尚未過門，如何使得！

書 僮 那您二位去商量吧，我可不管啦。

〔幕內：呂大人到。〕

郭廷章 快快有請！（出迎介）

書 僮 有請！

〔呂剛中、院子上〕

呂剛中 (唱) 辭官得遂歸田願，
關心亡友走一番。

郭廷章 啊伯父！

呂剛中 賢侄！

郭廷章 請！

呂剛中 請！

〔進門介〕

郭廷章 伯父請上，侄兒叩拜！

呂剛中 只行常禮。請坐！

郭廷章 告坐。伯父駕到，恕侄兒孝服在身，未曾遠迎。伯父恕罪！

呂剛中 豈敢。不知賢侄景況如何？

郭廷章 先父做了一世清官，不問可知。

呂剛中 貧乃士之常，我看你少年英俊，豈能久困。我有一言要与你商議

郭廷章 伯父有何吩咐？

呂剛中 我不願為官，已告病回鄉。有意接你同往省城，你是料無推辭的了？

郭廷章 伯父之命，本不敢違。奈小侄孝服未滿，不便寄居尊府

呂剛中 我与你父交好多年，又有姻親之約，這有何妨！

郭廷章 小侄遵命。

呂剛中 家院！

院 子 在。

呂剛中 命你準備船只，請郭公子即日同我國轉省城。我要

先行一步，告辞！

（唱）至亲何必言太謙，

兩家至好已多年。

賢侄随我錢塘轉，

明日早間好登船。

〔呂剛中下，院子隨下〕

郭廷章 这是哪里說起，好个执性的老先生！

書僮 这可沒法兒，您就上他家去住吧。

郭廷章 只恐出入不便。

書僮 什么便不便，他們小姐，反正和您是那么一档子。

郭廷章 胡說！快快預备行李，随我登程便了！

（唱）事到头来無計挽，

此时叫人进退难。（下）

書僮 这档子事也算新鮮。沒过門的女婿，就搬到丈人家去住啦。今兒晚上收拾行李，明日就要上省城玩去啦。我們少爷老說不方便，这要遇見急猴兒还巴不能够呢！（下）

第 八 場

〔呂昭華上〕

呂昭華 （唱）园林清曠多風景，

教人回忆幼年情。

我、呂昭華。自从我父告職还乡，一家来到原籍，甚是安乐；又兼秀英妹妹性好談諧，倒也十分有趣。日前我父往山陰郭家吊唁，观看他家貧寒，有意將他接到此地，攻書上进。想爹爹这样行事，分明是爱惜女兒呀！

(唱)怕他志气多凋丧，
使他适意念文章。

【赵秀英上】

赵秀英 (唱)适才窺見姐夫像，
女貌郎才兩相当。

姐姐！

吕昭华 妹子从哪里来？

赵秀英 从姑媽房中来，姑父从紹兴回来啦！

吕昭华 噢，我爹爹回来了，待我前去問安。

赵秀英 慢着！这回不是老爷子一个人回来的，还帶了一个好宝贝来呢。

吕昭华 什么好宝贝？

赵秀英 是这么大一个活蹦乱跳的活猴子。

吕昭华 哪有这么大的猴子，爹爹帶它来做什么？我却不信。

赵秀英 我多会兒說过謊。这个猴子，又白又胖又会說人話，簡直的成了猴子精啦。

吕昭华 这到有趣，待我前去观看。

赵秀英 您別忙，看的日子在后头哪，以后您要看他还怕他不答应嗎？我听見姑父說，这个猴子还認得字，要叫他在这書房里念書哪！

吕昭华 这真奇怪！

赵秀英 (看介) 哟，說着說着，姑父帶着猴子来啦。咱們姐兒倆在牆后头躲一会兒吧。

【吕昭华、赵秀英躲介】

吕剛中 (內) 賢侄請！

【吕剛中、郭廷章上】

吕剛中 (唱)結廬人間乐为主，

小有園林好讀書。

賢侄，你看這間書房，就是你讀書之處。

郭廷章 多謝伯父。

呂剛中 賢侄，有道是：自古三載不窺園，

郭廷章 一心要學古聖賢。

〔呂剛中、郭廷章下〕

趙秀英 姐姐，看見這猴子沒有？

呂昭華 啐！分明是人，怎說是猴子呀！

趙秀英 這就是我姐夫。姑父留他在这兒住，叫他在這書房念書。咱們以後可就不能到花園玩來嘍！

呂昭華 啐！

〔趙秀英跑下，呂昭華追下〕

第 九 場

〔四太監、大太監上〕

大太監 長途風雪三十里，一封詔下九重天。

咱家、司禮監是也。今奉聖命，去往浙江調取呂剛中，就此前往。孩子們，趕行者！

四太監 喳！

〔同下〕

第 十 場

〔呂剛中上〕

呂剛中 （唱）宛若星橋鉄鎖開，

不愁無月照人來。

老夫、呂剛中。自從告歸武林，倒也十分快樂。今

乃上元佳节，我已备下酒筵，合家庆赏。只是郭賢侄在此，未便邀他同坐。家院！

院 子 (內)有。(上)

呂剛中 吩咐厨下，备下精致酒肴一分，送到花园，請郭公子自賞元宵。老爷今日十分欢悅，賞你們猪肉五斤，紹酒兩大罇。大家去飲。

院 子 遵命。(向內)老爷有命，吩咐厨下备下精致酒肴，送到花园郭少爷那里；又賞我們猪肉五斤，紹酒兩大罇。大家同飲。

〔幕內：多謝老爷！〕

院 子 啓老爷：吩咐已畢。

呂剛中 知道了。哎呀且住，今夜撫院約我到紫陽山飲宴，不便推辭。家院！

院 子 有。

呂剛中 告知夫人，家宴不必等我，小心看守門戶，我去赴撫院之宴。帶馬伺候！

院 子 是。(帶馬介)

呂剛中 (唱)月色裝成銀世界，
灯光滿地庆笙歌。(下)

院 子 老爷到撫台大人那里赴宴去了，我們今天要开酒戒了！(下)

第 十 一 場

〔張子寿、李福亭上〕

張子寿 过了一年又一年，

李福亭 元宵佳节是今天。

張子寿 有心去把窑子逛，

李福亭 腰里沒有那个錢。

張子寿 我、学生張子寿。

李福亭 我、学生李福亭。

張子寿 福亭，我从黃岩县来到省城，遇此正月十五元宵佳节，正好逛逛窰子。只是腰里沒有“孔大哥”，怎么好？

李福亭 哎呀我的老叔台，您怎么这么糊塗哇？

張子寿 我又糊塗啦，你有主意嗎？

李福亭 除去人的主意以外，我全有。

張子寿 依你便怎、怎、怎么样、样、样啊？

李福亭 您記得，我們考書院老考第一的那个郭廷章嗎？我們把他拉上，那孩子是个雛兒，叫他花多少他得花多少。

張子寿 他要是不花呢？

李福亭 他不花剝他的衣裳！

張子寿 你真有主意……

李福亭 这点主意都沒有，白做了吃飯的秀才。

張子寿 就这么办。正是：二人主意定，

李福亭 要找腰里橫。

張子寿 什么叫“腰里橫”？

李福亭 腰里有錢还不橫嗎？

張子寿 你別挨罵啦！

〔同下〕

第十二場

〔郭廷章上〕

郭廷章 （唱）每逢佳节多伤感，

貧賤依人总是難。

小生、郭廷章。去年孝服已滿，回过山陰，再轉武林，呂伯父有完婚之意。只是我功名未遂，焉能議及家室？今乃上元佳节，不免到伯父、伯母堂前叩賀。管家哪里？

【院子持酒壺醉忤上】

院 子 哪一位？原来是郭公子。有何吩咐？

郭廷章 煩勞通稟老爺、夫人，說我要当面叩賀上元佳节。

院 子 我們老爺到撫台大人那里去了，夫人那里有二位小姐，多有不便，請郭少爷免了吧，我要睡覺去了。（下）

郭廷章 真正是个蠢才！

【書僮上】

書 僮 說着蠢才，蠢才就来。

回稟相公：張、李二位相公来啦！

郭廷章 真正討厭，回他不見！

書 僮 他兩個一定要見。

郭廷章 要見就見。

書 僮 有請二位，

【張子壽、李福亭上】

張子壽 搖搖擺擺擺擺搖，

李福亭 兩個擦白似元宵。

【郭廷章迎介】

郭廷章 啊二位兄台！

張子壽
李福亭 啊郭仁兄！

【同進門介】

郭廷章 請坐！

張子寿
李福亭 謝坐。

郭廷章 二位降臨必有見教：

張子寿 我們爺兒倆是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一來給你拜
個晚年，二來約你出去看放火的去。

郭廷章 放火乃是凶事，看它做甚！

張子寿 不是那樣的放火，是搭個架子，挂上好些個花花綠
綠的球兒——

郭廷章 敢是放焰火？

張子寿 對啦。常言道的好：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
燈！

郭廷章 弟有小恙在身，不能奉陪。

書 僮 您哪兒有病啊，出去玩會兒去，怕什麼的？

張子寿
李福亭 你當面扯謊！你要不去，我要拉你出去啦！

郭廷章 如此，待小弟換了衣服，同行就是。

張子寿 你人本就漂亮，還何必換衣服哪！

郭廷章 取笑了。

〔郭廷章換衣，帶金如意介〕

李福亭 你帶的是什麼？

郭廷章 此乃金如意，小弟定親之物。乃是無價之寶。

〔張子寿、李福亭作眼色介〕

郭廷章 僮兒，我同張、李二位相公出去逛燈，不可叫呂大
人知道。

書 僮 您可早點回來，別鬧一夜。

郭廷章 我知道。這件衣服放在房內，我去去就回。正是：
無意游春景，

張子寿 偏逢鴛鴦人。
李福亭

〔郭廷章、李福亭同下。張子寿去而復轉介〕

書 僮 全走啦！回來一位。

張子寿 你說什麼？

書 僮 我們少爺不愛熱鬧，你偏邀他，你怎么不邀我呀？

張子寿 你們少爺今天晚上我不讓他回來啦，你要悶的慌，
不會偷着遛遛去嗎？傻孩子！

書 僮 怪不得你臉上勾着這個呢，敢情一肚子是氣！

張子寿 我氣？你是胎里氣！（下）

書 僮 他們全走啦！我也把衣裳換換，我也遛遛去！

〔院子上，與書僮對壘介〕

院 子 我那茶鍋里煮着元宵哪，我誰瞧開了沒有，你在这
里亂攪什麼呀？

書 僮 我們少爺出門去，叫我跟着。勞您駕看看屋子。

院 子 你們几時回來？

書 僮 今晚上我們少爺不回來。（下）

〔趙秀英上〕

趙秀英 院子，你們說什麼？

院 子 郭公子主僕出去看燈，今晚上不回来了。

趙秀英 你瞧你醉的這個樣兒，快躲開吧！

〔院子下〕

趙秀英 原來郭公子出門不回來啦，我不免拉着姐姐逛花園
便了。（下）

第十三場

〔呂昭華上〕

呂昭華 (唱) 華筵宴後初更動，
雙頰潮添酒暈紅。

〔趙秀英上〕

趙秀英 (唱) 元宵佳節笙歌弄，
翠繞珠圍錦綉叢。

姐姐，

呂昭華 妹子來了，請坐！

趙秀英 空坐着有什麼意思？你看這麼好的月色，咱們老沒有逛花園啦，你跟我上花園步步月，你看好不好？

呂昭華 我不去。

趙秀英 豹，你不去，難道花園里有虎豹嗎？

呂昭華 哪里有虎豹哇！

趙秀英 才郎？

呂昭華 啐！

趙秀英 您聽錯了。我說的是虎豹豺狼的豺狼，不是才郎。你怎么心里淨情記那個才郎啊！

呂昭華 你難道忘怀了麼，我爹爹曾經囑咐與我，不可再到花園。我是不去的。

趙秀英 我姑父不叫你到花園不是為別的，因為我姐夫住在那兒不方便，所以不叫我們去。我姐夫今晚上出門去了，一夜不回來。

呂昭華 你是怎麼知道？

趙秀英 院子說的。

呂昭華 他回來不回來與我什麼相干？

趙秀英 他不回來，咱們姐兒倆好逛花園呀。怎麼不相干？

呂昭華 你要去自己去，我是不去的。

趙秀英 好姐姐，陪我逛一趟，下次不找你就是啦。

呂昭華 我不去。
趙秀英 姑丈到撫台衙門去啦，姑媽睡覺啦，姐夫又不來，您跟我去一會兒吧。
呂昭華 你我前去，千万不要叫我爹爹知道。
趙秀英 好姐姐，跟我去吧，我決不能叫姑父知道。
呂昭華 如此，妹妹請！
(唱)一年几兒月当头，(下)
趙秀英 (唱)好趁良宵結伴游。(下)

第十四場

(四文堂、趙班侯上)

趙班侯 黃金甲鎖雷霆鼓，紅錦纓纏日月符。
本帥、趙班侯。蒙聖恩升授廣東提督。路過武林，正逢正月十五上元佳節。本待先到姐夫家中，接我女兒一同赴任。怎奈奉有聖命，叫我私查兩浙軍政，恐防洩漏，不免乔妝闊步，一來暗查軍政，二來探恤民隱，待公務完畢，再往呂府看我女兒便了。左右！

四文堂 有！

趙班侯 看衣更換！

四文堂 是。

(趙班侯換衣介)

趙班侯 远远跟隨，就此去也！

四文堂 啊！

(四文堂下)

趙班侯 (唱)為國忘家古有訓，
先申公義后私情。

乔妝改扮計已定，

〔郭廷章、張子寿、李福亭過場下〕

趙班侯（唱）只見一人貌超群。

且住，方才三人之內，一位少年相貌非凡，定是未遇時的英俊。我不免趕上前去，學那尉遲恭月下訪白袍便了！

（唱）我看此人多英俊，

月下訪賢效古人。（下）

第十五場

〔郭廷章、張子寿、李福亭上〕

張子寿
李福亭 到了窰子門啦！

郭廷章 天不早了，我要回去了。

張子寿
李福亭 咱們看了半夜燈，肚子也有點餓啦，腿也累的慌啦。

這是我們親戚家，咱們進去歇歇腿兒，喝口水兒，你說得兒不得兒？

郭廷章 但不知是哪位兄台親眷？

張子寿 是我丈人家。是他外公家。

李福亭 你外婆也是從這兒出來的！

張子寿 別挨罵啦！咱們進去吧。王八鴛兒！

〔鴛兒上〕

鴛 子 身在煙花巷，每夜換新郎。

原來是三位相公。里面坐！

郭廷章 這是勾欄院。怎說是二位兄台的親戚？

張子寿
李福亭 她跟誰不是親戚？鴛子，把你們姑奶奶叫出來，我

們見見。

鴛 子 (向內) 姑娘，到前邊見客來！

〔四妓女上〕

張子寿
李福亭 我們包圓兒，你給預備上等酒席，撒開了算錢，沒錯！

鴛 子 我們姑娘多，你包得起嗎？

張子寿 怎么包不起！我告訴你說，要命不要錢是病人，要錢不要命是強盜，又要錢又要命是花子，不要錢不要命是嫖客。你就擺酒吧！

鴛 子 真接着財神爺啦！（擺酒介）

郭廷章 我要回去了。

張子寿
李福亭 真是個書呆子，坐下吧！

〔張子寿、李福亭拉郭廷章入席介〕

〔趙班侯上〕

趙班侯 來此勾欄院。方才看見那個少年入此院中，我不免假意尋花，結識此人。鴛兒哪里？

〔鴛子出迎介〕

鴛 子 原來是位軍爺。請進！

趙班侯 我要在此挑選美人，喚她們快來！

鴛 子 我們這裏的姑娘，今天有人包了圓啦。

趙班侯 在哪間屋內？

鴛 子 在上房。

趙班侯 原來這少年有此豪情。鴛兒，我只在廂房中歇息片刻，照样把錢與你。

鴛 子 如此，您請廂房坐吧！

〔趙班侯下〕

張子壽
李福亭 吃飽了，喝足了，驕子，我們要走啦。

驕子 請您賞錢吧！

張子壽
李福亭 多少？

驕子 連包圓兒帶酒席，三百兩銀子。

張子壽 不多不多，反正有花錢的。（向郭介）老兄，我們腰里一文不文，求您抵擋一陣。

郭廷章 不知多少銀兩？

張子壽 三百兩。

李福亭 三百九十兩九錢九分九厘九毫。

郭廷章 小弟不曾帶有許多！

李福亭 不要緊。您不是帶着無价寶哪嗎，那東西值的多呀！

郭廷章 那是定親之物，豈可作狹游之用！

張子壽 您先把它放在這里，明天拿銀子來取。

郭廷章 這個使不得。

李福亭 好說不行，我要硬做啦。（搜出金如意介）

〔趙班侯上，打介，奪回金如意介。張子壽、李福亭跪下〕

郭廷章 多謝老丈相救！

趙班侯 豈敢！相公金如意在此，就請收下。

〔趙班侯交還金如意，郭廷章收介〕

郭廷章 請問老丈尊姓？

趙班侯 我乃過路之人，另有公干，不便留名。請問相公尊姓大名？

郭廷章 小生郭廷章。

趙班侯 （背供）郭廷章三字哪里听过，怎么一时想他不起？
（向郭介）相公，你我虽是萍水相逢，我看你少年英俊，

以后不要交那样的朋友，弄出事来。更要像我这样的人替你解围，恐怕不容易了。

郭廷章 多謝金言。告辞！

赵班侯 你我意气相投，何妨在此暢飲一夜？

郭廷章 晚生奉陪。

赵班侯 鐫兒，备酒！

鶚 子 是啦！（下）

赵班侯 正是：逢場作戏剛勁节，

郭廷章 偷得浮生一夜閑。

（同下）

第十六場

（吕昭华、赵秀英上）

吕昭华 （唱）当头明月圓如鏡，

赵秀英 （唱）漸向灯光暗处行。

吕昭华 （唱）迴廊繞过書齋近，

赵秀英 （唱）何必嬌羞假惺惺！

吕昭华 天色不早，我們回去吧！

赵秀英 姐姐，来到書房，我姐夫不在家，咱們进来瞧瞧怕什么的？（拉吕昭华进去）

吕昭华 我不去。

赵秀英 得啦，姐姐进来吧！您瞧这書房里头，圖書滿架、笔墨縱橫，跟你的屋子一样，怪不得你們是兩口子哪！

吕昭华 你又胡說起来了。想我們女孩兒家，德、言、容、工四德为本，用此游戏之談，豈不失了閨門庄重？此等言語，你要少講为是。

赵秀英 这也是句不要紧的话呀！我不懂得作女孩儿的只要提到这件事，为什么就要害臊？反正我们女子早晚是要——

吕昭华 要怎么样？

赵秀英 没什么，没什么。

吕昭华 (羞介)亏你说得出口！

(吕昭华作看壁上字画介，赵秀英拿案上卷介)

赵秀英 姐姐，你看我作的文章好不好？

吕昭华 你还会作文章？

赵秀英 哟，你当就是我姐夫会作文章哪，你坐那里，好好儿的看看。

吕昭华 原来是一卷香奁诗。待我仔细的看来。

赵秀英 对啦！你仔细看看

吕昭华 待我慢慢看来。(念诗介)“掩抑春怀无限情，双飞蛱蝶对歌莺；恼人更有团圆月，照我孤帷分外明。”我看此诗到还蕴藉，不落轻狂家数，果是才人口气。

(赵秀英扮男妆介)

赵秀英 (揖介)小姐拜揖！小生不知小姐驾临，有失回避，小姐恕罪。

吕昭华 (惊介)哎呀！(看介，笑介)原来是你。吓了我一头的冷汗。

赵秀英 姐姐，看我像不像他？

吕昭华 我几时看见过他呀！

赵秀英 他是谁？谁是他？

吕昭华 碎！

(吕昭华打赵秀英介，赵秀英躲介)

赵秀英 得啦！好姐姐，你看我扮的到底像男人不像？

呂昭華 待我仔細看來，（看介）像倒是像，只是少了一件東西。

趙秀英 少了什麼？

呂昭華 少了一雙靴子。

趙秀英 幸亏少了一雙靴子，我要是一件東西不少——

呂昭華 怎麼樣？

趙秀英 怕你不把我當成他啦！

呂昭華 你又胡說起來了！

趙秀英 （看介）喲，哪兒來的酒菜呀！

呂昭華 這是我爹娘叫他們送來的。

趙秀英 我知道。反正凡沾他的事你總記得清楚。這是姑母因為元宵佳節，你們沒過門的小兩口不便坐在一處，專給他送來的。這麼辦，我剛才得罪了姐姐，斟一盞給姐姐賠個禮吧。

呂昭華 我方才已然喝了許多，再不能喝了。

趙秀英 你哪兒是不能喝啦，你是舍不得喝，還要給我姐夫留着哪，是不是？

呂昭華 少要胡言！我實在喝不下了。

趙秀英 這麼辦，我給你斟一盞，你要喝啦我任什麼不說，你要是不喝，就是給我姐夫留着哪。酒在這兒，你愛喝不喝，我總得叫你喝。

呂昭華 我若再飲，就要醉了。

趙秀英 不要緊，醉了我扶你回去。

呂昭華 你也不要喝了。

趙秀英 来来来，喝吧！

〔呂昭華、趙秀英對飲介〕

趙秀英 来来，你再喝一盞，我再陪一盞。

呂昭華 妹子，少飲些吧！

趙秀英 姐姐，咱們倆人喝個交杯酒吧。

呂昭華 少要胡言！

趙秀英 你不喝，我要灌你啦！

呂昭華 你真正的討厭！

〔趙秀英、呂昭華對飲介〕

趙秀英 來來，拜天地！咱們交杯酒盞喝了，還沒拜天地哪！

呂昭華 怎麼越發胡說起來了。哪個與你拜天地呀！

趙秀英 交杯酒都喝了，不拜天地可不成！

呂昭華 我不與你如此的作耍。

趙秀英 反正你也是女的，我也是女的，那怕什么的！

呂昭華 我要回去了。

〔趙秀英扯呂昭華跪拜介〕

呂昭華 被你一鬧，我的酒涌上來了，天色不早，你我回去吧。

趙秀英 我可走不了啦。

呂昭華 待我攙你回去。

趙秀英 我可回不去啦，我就在這兒睡了吧。

呂昭華 此處睡不得！

趙秀英 睡會兒再走吧。

呂昭華 睡不得！

趙秀英 你來吧！

〔趙秀英拉呂昭華同做醉態入榻介〕

〔書僮上〕

書僮 我可湊够了回來啦，可不知道我們相公回來沒有？我在門房里問一聲。（向左右問介）列位，我們相公回

来沒有？

〔幕內：沒有回來。〕

書 僮 (向右內問介)你們老爺回來沒有？

〔幕內：沒有回來。〕

書 僮 我們相公說，今兒晚上出門不叫呂大人知道。要是呂大人先回來，找他說話可怎麼辦？我勸他別鬧一夜，他偏要鬧一夜。有咧，我找他去吧。

〔呂剛中上〕

呂剛中 元宵佳節多詩興，月照湖山分外明。

書 僮 呂大人，您回來啦？

呂剛中 回來了。我在湖上與撫學二院還有几位紳士同飲，唱和詩句，可笑那撫院作了許多村言，令人好笑哇，哈哈哈……

書 僮 您別跟我說詩，我是一肚子屎。說了半天，您這是上哪兒去呀？

呂剛中 我想你家相公，是個真正的詩人，故此將他們所作的詩詞拿回來，與你們相公看看，叫他也作上几首。

書 僮 說了半天，您到底是上哪兒去呀？

呂剛中 我找你們相公作詩去呀。哈哈哈……

書 僮 怎麼着！您找我們相公啊？

呂剛中 是呀！

書 僮 糟啦！糟啦！（下）

呂剛中 什麼叫糟了，真正是個蠢才。待我到花園找郭賢侄作詩去。郭賢侄，老夫來了、郭賢侄，老夫來了。

〔呂昭華與趙秀英攜護介，呂剛中看介，急介〕

呂剛中 啊，這、這、這不是昭華么？她……怎麼在此啊！

啊呵是了，怪不得方才在門首，他的書僮，神色張皇，說道糟了。原来郭廷章这小奴才，喪心昧良，作出此事。待我向前与他理論！（欲進介）且慢，他二人既然不要臉面，倘若用言語頂撞老夫，豈不是氣上加氣？有了，待我取把刀來，將他二人殺死。（欲走介）唉，想我与郭仁兄交好多年，豈可絕了他的後代？也罢，不免等待天明，將郭廷章趕出府去，再叫昭華自尋短見，免得傳揚出去，敗壞我的門庭。我就是這個主意，我就是這個主意。正是：

悔恨當初沒來由，
不該仗義把他留；
縱然淘盡湘江水，
難洗今朝滿面羞。

這是哪里說起！（下）

呂昭華（唱）睡眠中驀地里芳心自警，（揉眼看介）

宵寒重酒力微口渴難禁。

是何人他与我并頭睡定？（看介）

却原來秀英妹春夢猶沉。

妹子醒來！

趙秀英 好睡好睡！

呂昭華 你看天色已亮，快快脫了衣帽，回房去吧。

趙秀英 是！

〔趙秀英脫衣介〕

〔同下〕

第十七場

〔呂剛中上〕

呂剛中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且住，不想郭廷章这小奴才，勾引昭华，败坏我的門風，豈能容得！不免在厅房等他到来，与他辯明正理，赶他出去便了。

〔書僮拉郭廷章上〕

書 僮 这一宿您上那兒去啦？叫我等您这一晚上。剛才呂大人还找您做詩來哪。

郭廷章 我不在家，呂大人知道了嗎？

書 僮 知道啦。

郭廷章 偶然出門，也是件小事。

書 僮 您說是小事，呂大人可生了大气啦。坐在厅房，等着您哪。大概是嗔着您去逛窯子，替他沒過門的姑奶奶吃醋啦，

郭廷章 如此，我不見他去了。

書 僮 那怕什么的，人人有兩重父母，老丈人是半个爸爸，您去見見吧。

郭廷章 随我进来！

書 僮 你們丈人、女婿說話，我在旁边算干嘛的？

郭廷章 蠢材，还不随我进来！（進門看介）果然在此生氣，不免上前見禮。咳，一場鬼混無分曉，归来犹疑是夢中。伯父起得甚早！

呂剛中 我起得早，你也起得不晚哪。你還有臉面前來見我！

郭廷章 伯父為何生這樣的大氣？

呂剛中 你昨夜做的好事。

郭廷章 （背供）昨夜的事，他怎麼會知道了？

書 僮 我說什麼來着，別鬧一夜，偏鬧一夜，是不是？鬧

出盆兒来啦吧！給他賠个不是吧！

郭廷章 伯父不必动怒，是小侄的錯了。

呂剛中 不是你錯了，还是我錯了不成！

郭廷章 小侄下次不敢了。

呂剛中 这样事情，难道你还要做二次嗎？

郭廷章 伯父不要气坏了身体，恕小侄年少無知，不該学古来風流才子，今后改过就是。年青人难免錯处，伯父忍耐了吧。

呂剛中 呀呀呸！郭廷章小奴才！我留你在此居住，只望你讀書上进，也好与你成家立業。谁知你做出这样下流無耻之事，叫我日后九泉之下，怎对得你去世父亲？你又怎么对得住我待你这番好意？

郭廷章 伯父息怒，不要声張。小侄臉面要紧。

呂剛中 你怕丢了臉面，难道不怕損了陰騭么？

郭廷章 伯父言来語去，小侄領明白了。

呂剛中 你明白何来？

郭廷章 莫非你嫌我貧穷，恐怕玷辱你的高門么？

呂剛中 难道你还不曾玷辱我的門庭么！

郭廷章 看伯父这样，分明是不肯容留，小侄在此無益，我要告辞了。

呂剛中 我也不容你在此放肆！

〔郭廷章取金如意介，抛地介〕

郭廷章 这是你家定亲之物，奉还与你，我便去也！

書 僮 相公，您这就走嗎？〔拾金如意介〕您別瞧老夫人發脾气，丈母娘跟小姐待您可不錯，到里头辞个行，別叫人背地里罵您是無义郎啊！

呂剛中 放肆，還不滾了出去！

郭廷章 這是哪里說起？

〔郭廷章、書僮下〕

呂剛中 老少兩個賤人，與我走出來！

〔呂夫人、呂昭華上〕

呂夫人 (唱)忽听前堂声喧鬧，

呂昭華 (唱)爹爹發怒为哪条？

爹爹万福！

呂剛中 你这賤人，還有臉來見我！

呂昭華 女兒做出什么事來？

呂剛中 你昨夜做得好事。

呂昭華 女兒昨夜，不過違背父命，私出閨門，游玩花园
这也是小事啊。

呂剛中 啊！这还是小事！

呂昭華 女兒年幼，难免有錯，下次不敢了。

呂剛中 哎呀呀，又是一个下次不敢了！

呂昭華 爹爹不要生气，女兒改过就是。

呂夫人 是啊，她改过就是。

呂剛中 呀呸！都是你这老賤人养的好女兒，她有臉面見
我，我無臉面見她。这有麻繩一条，鋼刀一把，你
就是与我死！

呂昭華 (哭介)喂呀，母亲呀……

呂剛中 你不死，就、就、就要——

大太监 (內)聖旨下！

呂夫人 老爷，聖旨下。

呂剛中 你們迴避了！

〔呂夫人、呂昭華下〕

呂剛中 香案接旨！

〔四太監、大太監上〕

大太監 聖旨下，跪！

呂剛中 萬歲！

大太監 听宣讀。詔曰：前任禮部尙書呂剛中，急速來京見駕。旨意讀罷，望詔謝恩！

呂剛中 萬萬歲！有勞公公一路而來，多受風霜之苦。

大太監 這是公差，算不了什麼。呂大人收拾收拾，跟着咱家，立刻進京吧！

呂剛中 下官還有家務未完。

大太監 別說啦，你做的好事！

呂剛中 下官不曾做出什麼事來呀？

大太監 沒做什麼事怎麼有人參你：告病是假，裝病矇君哪？

呂剛中 這是小事。

大太監 這小事，主子可生了氣啦。

呂剛中 下次不敢了。

大太監 下次再要這麼着，可留神主子叫你走！

呂剛中 實在不敢了。

大太監 不但叫你走，還要叫你死哪！

呂剛中 改過就是。

大太監 孩子們，快給呂大人帶馬！

一小太監 喳！（帶馬介）

〔大太監、呂剛中上馬介，同下〕

第十八場

〔呂昭華上〕

呂昭華 (唱)老爹爹發下了無明火性，
一霎時逼得我有口難分。
繩一根刀一把尋個自盡，

【呂夫人、趙秀英上】

呂夫人 (唱)這件事還需要三思而行。
兒呀，你捨得自己性命，難道就不念為娘養育之恩了麼？

呂昭華 母親哪！女兒生長閨門，一十九歲，不曾做過什麼無恥之事；不想爹爹大發雷霆，逼兒自盡，又不說出什麼緣故。父女之間，這樣恩斷義絕，活在世上也是無味的了！

(唱)這也是女兒我生來薄命，
喂呀兒的娘啊！（哭介）

【趙班侯上】

趙班侯 (唱)又來了擎天柱架海之人。
迈虎步我且把府門來進，
他一家哭啼啼為了何情？（進門介）

呂夫人 兄弟來了！

趙班侯 姐姐為何啼哭？

呂夫人 哎呀兄弟，只因你姐夫囑咐甥女：不許到花園中去。昨日元宵佳節，她姊妹去到花園游玩，你姐夫大怒，將女婿趕出門外去了。

趙班侯 這是小事，趕他回來就是。

呂夫人 趕走女婿，不值緊要，又用麻繩、鋼刀立逼你甥女自盡，故此啼哭。

趙班侯 請姐夫出來，待我勸解勸解。

呂夫人 他又奉旨入京去了。

赵班侯 偏偏这样不凑巧，量他走之不远，待我赶上。

〔赵班侯出門介，書僮上，撞介〕

赵班侯 你是哪里来的？

書 僮 郭相公打發我送信来的。

赵班侯 拿来我看。

書 僮 您先等等兒，这封信是要面交吕大人的。

赵班侯 我是吕大人内弟赵班侯。

書 僮 敢情是小舅子！

赵班侯 蠢才！書信拿来！

〔書僮交書信介，赵班侯看介〕

赵班侯 原来是一封休書。我想此事，定有蹊蹺，此时不便与甥女观看，我自有道理。

書 僮 你看明白沒有，那上头全是罵你們的話，你就交給吕大人就結啦。

赵班侯 放你娘的屁！

書 僮 好厉害的舅爷！

赵班侯 滚！（罵介）

〔書僮下，赵班侯進門介〕

赵班侯 姐姐，我姐夫去之已远，赶不上了。我倒有个主意在此。

吕夫人 有何主意？

赵班侯 我本要接秀英同往广东，如今莫若叫昭华同我前去，待等日后，再与姐夫分辯，不知甥女意下如何？

吕昭华 舅父啊，甥女生长一十九岁，未曾离过母亲膝下。如今一旦生生拆散，活活分离，叫甥女怎能割舍？我縱然一死，也要死在母亲面前。

赵秀英 姐姐，你不願意活着分离，难道你願意死了分离嗎？

你快跟着我父亲走吧。

吕昭华 呀！

(唱)左思右想心不定，

叫人哪得不伤情。

賢妹，我今此去，不定何日才能回来，我母亲若是想念我时，望你多多劝解，請上受我一拜。

(吕昭华跪，赵秀英同跪搀起介)

(幕关上)

吕昭华 (唱)飞来大禍从天降，

母女分別最惨伤。

我今此去南海上，

何日才能轉回乡？

老母膝前难奉养，

有劳賢妹伴高堂。

沒奈何随了舅父往，

(吕昭华出門上車介)

吕昭华 (唱)从今夢魂繞錢塘，

母亲、妹子！(哭介)

吕夫人 昭华我兒！(哭介)

赵秀英 姐姐！(哭介)

(赵秀英持包袱上馬介，众分下)

第十九場

(郭廷章上)

郭廷章 (唱)自到京都改名姓，

幸喜金榜已标名。

(書僮上)

書 僮 参见相公！哈哈哈……

郭廷章 你笑什么？

書 僮 我笑的是：人的运气要是来了，城牆也擋不住。

郭廷章 此話怎講？

書 僮 自从您到京下場，誰知道呂剛中那老头子点了主考官。您怕他暗地算計您，您把姓名倒了个个兒，郭廷章改了章麟閣，居然中了狀元。您怕拜老师露了餡兒，偏偏呂大人又奉旨上琉球國封王去啦，老师也可以不用見啦。您說您的运气够多好！

郭廷章 真乃托天之福。

書 僮 不但这么着，您还有走运的事呢。您这狀元，一年差使沒有当就放学台啦，还是大省份，放的是广东。这个缺可好極啦！

郭廷章 此話当真？

書 僮 有京报为証。您看！

〔書僮遞京报，郭廷章接看介〕

郭廷章 果然放了广东学政。明日收拾上任！正是：十年衙下無人問，一举成名天下聞。

書 僮 馬走膘來人走运，鴨子專在水里蹲。

郭廷章 胡說！

〔同下〕

第二十場

〔四文堂、呂剛中上〕

呂剛中 开道！

四文堂 啊！

【“粉孩兒”前半支，众圓場】

呂剛中 老夫、呂剛中。奉旨入京，補授吏部尚書，兼理宗伯。蒙聖恩欽放會試大主考，三場已畢，尚未接見門生。聖旨到來，命我去至琉球國封王。人役們，
遺行者！

四文堂 啊！

【“粉孩兒”後半支，同下】

第二十一場

【呂昭華上】

呂昭華（唱）那日風波平地起，
骨肉生离甚慘凄。
母女隔斷三千里，
那廂流淚這廂啼。
我今絕少人生趣，
不如早死命歸西。

奴家、呂昭華。只因元宵佳節，我与秀英妹妹游玩花園，不想爹爹大怒，逼我自盡。多亏舅父將我帶到廣東，倒也十分憐愛。但是寄人籬下，怎比得在母親面前那般安樂，是我終日思念母親，不知何日見面也！

（唱）思親夢繞錢塘路，
女兒花作寄生枝。

【趙班侯上】

趙班侯（唱）聞得恩綸添喜氣，
又听閨中泪悲啼。
甥女為何又在此啼哭？

呂昭華 甥女有萬種愁腸，怎不悲泣！
趙班侯 甥女不必啼哭，我接得抄報，知道你父往琉球國封王去了。待他轉來，必來與我相見，那時我將你的冤情，分辯明白，你一家也好團圓。他若再執性，我就要得罪他了！

呂昭華 多蒙舅父美意，只是我爹爹性情不好，不要為了甥女之事，傷了你二老的和氣。

趙班侯 不必多言，安息去吧！

呂昭華 遵命。正是：人人都有天倫樂，不知何苦要參商。
(下)

趙班侯 且住，我看甥女已是出嫁之年，當初許配郭廷章，不想他兩家失和，竟自寫了休書，被他休棄。休書如今還在我手，昭華久居我處，終非了局。日前在接官厅上，見那新任學政章麟閣，少年英俊，又聞得制軍毛大人言道，此人尚未婚配。我不免將昭華許配與他，就是呂老头兒回來，女兒是他不要的了，諒他不能有什麼言語，我就是這個主意。

(院子暗上)

趙班侯 家院！

院 子 在

趙班侯 拿我名帖，到首府衙門，請李大人去到學院那里，說我煩他與小姐提親。快去！

院 子 是。(下)

趙班侯 我想廣州府知府李琛，他是章麟閣的同年，此去一定成功了。我那女兒秀英，不久也要出閣，我也曾差人前去接她，並將我姐姐接來，不久就要双喜臨門了。哈哈……(下)

第二十二場

【郭廷章上】

郭廷章 門庭冷落清如水，往事思量恨轉添。

【書僮上】

郭廷章 下官、郭廷章。改名章麟閣。蒙聖恩簡授廣東學政。自到任以來，倒也清閑，只是中饋乏人，好不愁煩也！

【李琛上】

李 琛 門上有人么？

書 僮 是哪一位？

李 琛 廣州府知府李琛求見。

書 僮 候着。啓大人：廣州府李大人求見。

郭廷章 有請！

書 僮 有請。

【李琛進門，郭廷章迎介】

李 琛 參見大人！

郭廷章 年兄請坐！

李 琛 告坐。

郭廷章 年兄到此，必有所為？

李 琛 只因提督趙大人有一小姐，四德俱全，要與大人為配，特遣卑職前來為媒。

郭廷章 高門愛女，不敢高攀。就煩年兄好言謝却。

李 琛 告退！

郭廷章 恕不远送。

【李琛出門介，書僮隨出介】

書 僮 您就走嗎？

李 琛 你家大人不允亲事，我只好回复赵家。
書 僮 您怎么这么性急呀！这說亲的事不是一兩句話就能成的事，您先在外边等等兒，我替您說去。

李 琛 未必說得下来？

書 僮 保管能成，我是我們老爷面前的一个大紅人啊！

李 琛 全仗大力。（下）

〔書僮進門介〕

書 僮 赵大人提亲，大人为什么不答应啊？

郭廷章 我的事你要少管。

書 僮 太老爷去世，您的事我不管誰管呀？

郭廷章 胡說！

書 僮 您知道赵大人是誰嗎？

郭廷章 我哪里知道？

書 僮 就是您从前的舅丈人，吕大人的小舅子。

郭廷章 你是怎么知道的？

書 僮 您是秀才不出門，不知家里事，連丈人家的亲戚都鬧不明白。它是那年我給您送休書去，撞了这位舅爷，他說了一声放屁，孝敬了我一大腿，奉承了我一声滾蛋，我是認准了他啦。如今他来求亲，正好答应，叫您那嫌貧愛富的丈人知道，正好（哭）他。

郭廷章 我的姓名已經改了啊。

書 僮 改了名姓改不了人啊，难道姑爷、丈人还不見面嗎？

郭廷章 只是我已將媒人辞退了。

書 僮 我已經把他留在外边，沒走哪。

郭廷章 如此，有請！

書 僮 有請李大人。

〔李琛上〕

李 琛 啊大人！

郭廷章 年兄，亲事小弟允下，烦劳回复赵大人，說本院即日过府求亲。

李 琛 遵命！（出門介）

〔郭廷章帶書僮下〕

李 琛 不听同年之言，反信奴僕之話，做官人都是如此。不免回复赵提台便了。（圓場）門上哪位在？

〔院子上〕

院 子 何事？

李 琛 广州府知府李琛求見。

院 子 候着。有請大人！

〔赵班侯上〕

赵班侯 何事？

院 子 广州府知府李大人求見。

赵班侯 有請！

院 子 有請。

〔李琛入見介〕

李 琛 參見大人！

赵班侯 李大人，請坐！

李 琛 告坐。

赵班侯 亲事如何？

李 琛 亲事应允，学院言道，即日亲自过衙求亲。

赵班侯 有劳大駕。

李 琛 告退！

赵班侯 老夫不送。

〔李琛下〕

赵班侯 有請小姐出堂！

院 子 請小姐出堂。

〔呂昭華上〕

呂昭華 紅顏薄命都如此，一日思亲十二时。
舅父万福！

趙班侯 甥女少礼，坐下！

呂昭華 告坐

趙班侯 恭喜甥女，賀喜甥女。

呂昭華 甥女喜从何来？

趙班侯 只因甥女在此，終非久常之計。我看新科狀元章鵬閣，少年英俊，又是現任学院，已將甥女許配他了，豈不是一喜？

呂昭華 舅父，想甥女終身，已然許配郭郎。我爹爹虽然將他赶走，諒他必非負义之人。甥女豈能另行改嫁？

趙班侯 是你有所不知，只因那郭廷章被你父赶出門去，他心中不忿，寫來休書。休書現在我手，你拿去看來！（遞書介）

〔呂昭華接書看介，果介〕

呂昭華 原来如此。郭廷章，你为何这等冒失！唉，女子痴心，男兒負义，我呂昭華不知何罪，生父不認我為女，未婚夫不要我為妻，我好命苦哇！

趙班侯 甥女不必背地沉吟，依我之見，嫁了章鵬閣，气死郭廷章那个小奴才！

呂昭華 舅父，这封休書且不管它，如今待我父海外归来，辯明冤枉，我便削髮為尼，以了殘生。

趙班侯 我豈肯叫你削髮為尼，还是出嫁的好。

呂昭華 我是一輩子不嫁人的了。

赵班侯 你不嫁人，不值緊要。但是章学院已經允了亲事，我虽有一个女兒，早就有了人家，不久就要出嫁。我已經差人致書你母，接她前来，想这一半日就到。你不嫁人，我哪里再变一个女兒，难道叫我去嫁人不成？

呂昭华 但憑舅父。正是：有言皆逆耳，無日不迴腸。(下)
赵班侯 好一个“但憑舅父”。哎呀呀，这分明是叫我去嫁人。想我在万馬軍中，不曾皺眉，这一次却糟了！
(院子上)

院 子 姑太太、小姐到。
赵班侯 有請！
院 子 有請姑太太、小姐。

(呂夫人、赵秀英上)

呂夫人 千里为嬌兒，
赵秀英 来到广州城。
(呂夫人、赵秀英進門介，赵班侯迎介)

呂夫人 兄弟！
赵秀英 爹爹！

赵班侯 姐姐来了！

呂夫人 为何不見女兒？

赵班侯 姐姐，你女兒我已經許配人了，姐姐快到后面，你母女相会。

呂夫人 我女兒已然許配郭家的了。

赵班侯 不要再提起郭家，是那郭廷章写来休書，將她休弃。不必多言，姐姐只劝她另嫁他人的好。

呂夫人 你許的是哪一家呢？

赵班侯 新科状元，現任学政章豔閣。还不門当戶对嗎？只是你女兒說什麼从一而終，定要与郭家守节。姐姐还是劝她另嫁他人才好。

吕夫人 見過女兒，再做法理。

〔吕夫人、赵秀英下〕

〔幕內：学院大人到！〕

院 子 学院大人到。

赵班侯 有請！

院 子 有請。

〔吹打。四青袍、郭廷章上，赵班侯出迎介〕

赵班侯 郭大人！

郭廷章 赵大人！

赵班侯 哈哈！

郭廷章

〔同进門介〕

赵班侯 請坐！

郭廷章 謝坐。敝同年李大人前往數衙，承貴府不棄，願結婚姻，特地亲自过衙，面求亲事。

赵班侯 豈敢！后堂留宴，你我有話慢慢叙談。請！

郭廷章 請！

〔同下〕

第二十三場

〔吕昭华病妝上〕

吕昭华 (唱) 吕昭华好一似危巢孤燕，
風又吹雨又洒不得安全。
鎮日里病懨懨愁腸暗轉，

似这般憔悴死遺恨終天。

〔吕夫人、赵秀英上〕

吕夫人 (唱) 母女們这几年天遙地远，

赵秀英 (唱) 姐妹花也隔了道路三千。

〔吕夫人、赵秀英进门介〕

吕夫人 我兒！

赵秀英 姐姐！

吕昭华 (哭介) 母亲呀！

吕夫人 (哭介) 兒啊！

赵秀英 姑母、姐姐，你們母女相見，应当欢喜才是，怎么反倒哭起来啦？

吕夫人 是啊，应当欢喜才是啊。

赵秀英 姐姐，您也不用哭啦，咱們坐下說話吧！

〔同坐介〕

吕昭华 母亲是儿时来的？

吕夫人 方才来的。兒呀，既是郭廷章写下休書，你舅父將你許配新科狀元章麟閣，你就該应允才是

吕昭华 女兒主意已定。我是一輩子不嫁人的了。

赵秀英 姑母，我姐姐既是不嫁人，您就不用劝她了，我們这兒有个大花园子，姐姐，咱們去散散心，逛逛花园去吧。

吕昭华 哎呀呀，再不要提起花园，只因游玩花园，才惹出这场是非。如今听说花园二字，我的头都疼了。

赵秀英 那是你們的花园，这是我們的花园呀！

吕昭华 我是不去的。

赵秀英 姑母，您讓她跟我散散心去吧。

吕夫人 兒呀，你就陪你妹子去吧。

呂昭華 孩兒遵命

趙秀英 姑母，您后邊歇着吧。

呂夫人 你們好好游玩，不要再鬧出意外之事來呀。

趙秀英 您放心吧，有我哪。沒錯兒。

〔呂夫人下〕

姐姐，走啊！

呂昭華 妹妹請！

〔唱〕久病新痊無其事，

趙秀英 〔唱〕踏雪尋梅且一游。

姐姐您瞧，白的是雪，紅的是梅花，有多么好看哪！

〔幕內：學院大人游園來了！〕

趙秀英 您瞧够多么巧，咱們姐兒倆剛來，學台大人也來啦，咱們在亭子里躲躲吧。

〔呂昭華、趙秀英入亭藏身介〕

〔“小鼓門”。郭廷章、趙班侯上。入園介，郭廷章見呂昭華、趙秀英急退出介〕

郭廷章 〔音供〕原來有內眷在此。

趙班侯 為何欲前又却？

郭廷章 改日再來。

趙班侯 請！

〔郭廷章、趙班侯分下〕

〔趙秀英拉呂昭華出，笑介〕

趙秀英 姐姐，您看見沒有？

呂昭華 看見什麼？

趙秀英 他是章麟閣嗎？我看他不是章麟閣，他是郭廷章。可是他為什麼又改了名姓了哪？

呂昭華 我看也好像是他，他几時做的官哪？

赵秀英 这是你命里該做官太太，

〔吕昭华羞介，欲下，赵秀英拉住〕

赵秀英 你既知道是郭廷章，这门亲事你答应不答应？

〔吕昭华不理介〕

赵秀英 好难开的金口！这么办吧，你要是不答应，就站在那里站着，你要是答应呀，您就回房去吧。

〔吕昭华笑介，跑下〕

赵秀英 我姐姐答应啦。待我告诉我爹爹去吧！（跑下）

第二十四场

〔书僮上〕

书 僮 （诗）久旱逢甘雨，
他乡遇故知；
洞房花烛夜，
金榜题名时。

我，郭府的旧书僮，新升大管家的便是。自从我们相公，中了状元，放了学台，人人都称呼他大人，连我也改了大叔啦，众位瞧我抖不抖。只因去年，我们大人跟赵提台结亲，今天是迎娶之日，待我把捡的吕家那个金如意，给他戴上，叫他露一露。说话之间，我们大人来也！

〔四青袍、郭廷章上〕

郭廷章 鼓瑟鼓琴，宜室宜家，

书 僮 大人，您这就走吗？

郭廷章 就要前去了

书 僮 您的红没有披好，我再给您披一披，

〔書僮与郭廷章偷戴金如意介〕

郭廷章 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大登科后小登科。
吩咐外廂順轎！

書 僮 外廂順轎！

四青袍 啊！

〔牌子，四青袍、郭廷章下〕

書 僮 你們瞧，我們大人够多么馬虎啊，我把金如意給他
攔上，他都不知道。（下）

第二十五場

〔吕夫人、赵班侯上〕

吕夫人 多亏兄弟神机算，

赵班侯 今日才將功行完。

〔院子上〕

院 子 吕姑老爷到。

赵班侯 正要寻他，他倒来了。姐姐，少时姐夫到来，不必
多言，有小弟一人担待。有請吕姑老爷！

院 子 有請吕姑老爷。

〔吕剛中上〕

吕剛中 宣威海外皇恩远，奉使归来訪故亲。（进门介）

赵班侯 姐夫！

吕剛中 舅老爷！怎么，夫人也在此处？

赵班侯 是我差人接了来的。

吕剛中 今日为何悬灯結彩？

赵班侯 今日是我女兒出嫁之日。

吕剛中 如此，我要吃你的喜酒了。

呂剛中
趙班侯 哈哈……

趙班侯 这个喜酒，我一定請你吃的，不但請你吃喜酒，我還有許多事情要你代勞呢。

呂剛中 當得效勞。

〔幕內：新貴人到！〕

趙班侯 姐姐不必迴避，有請新貴人！

院 子 有請新貴人。（下）

〔四青袍、書僮、郭廷章上〕

〔呂剛中見郭廷章驚介〕

呂剛中 你不是郭廷章么？

郭廷章 我正是郭廷章。你待如何！

呂剛中 你為何改了名姓？

郭廷章 我改名姓與否，與你何干？

呂剛中 你這人也配做官？

郭廷章 我做的朝廷的官，與你何干？

呂剛中 賢弟，你怎麼招這樣人為婿？

趙班侯 我招他為婿，與你何干？

呂剛中 也就是你趙家，若我呂家是不招他的。你看他是狀元、學政，便要與他做親，你可知他的人品太不端正了。

郭廷章 你當初嫌貧愛富，今日我看你悔也不悔！

呂剛中 我何曾嫌貧愛富，只為你的人品不端。

郭廷章 哪個人品不端？

呂剛中 敗壞我的門庭，我還要叫你與我死去的女兒償命呢！

郭廷章 此話從何而起？

呂剛中 那年元宵佳节，你鬧了一夜呀
 郭廷章 元宵佳节我鬧了一夜，你怎么知道？
 呂剛中 你在我花园之内，做那不端之事，我曾亲眼得见，
 郭廷章 你那鬼见了鬼了！
 赵班侯 新贵人提到元宵佳节，我倒想起，那日曾在勾欄
 院中，怒打不平，夺回金如意，莫非救的便是你
 么？
 郭廷章 原来那夜救我的便是大人？
 呂剛中 那金如意是我傳家之宝，快快还于我，
 郭廷章 金如意也曾与你留下。
 書 僮 那不是在您身上哪嗎！
 郭廷章 怎么会在我身上？
 書 僮 您会扔，我不会撿嗎。
 郭廷章 蠢才！
 赵班侯 此事好不明白，我自有道理。姐姐，您把新人喚出
 来吧！
 呂夫人 女兒快来！
 (呂昭華上)
 呂昭華 (唱)母亲做事理不当，
 哪有个新郎在此喚新娘！
 母亲何事？
 呂夫人 你爹爹来了。
 呂昭華 我爹爹回来了？这是我出头之日了，爹爹在哪里？
 (呂剛中見呂昭華懷介)
 呂剛中 你不是昭華兒么？
 赵班侯 她不是昭華，她是華昭。
 呂剛中 賢弟，你前次与我去信，不是說她死了么？

赵班侯 我怕你气死了，所以說她死了，

呂剛中 昭华，似你这下賤無耻之人，还有臉面见我，你若不死，我就要打！

赵班侯 她如今是我的女兒，你打不得了，女兒，后面收拾去吧！

呂昭华 女兒死也要死个明白。請問爹爹，見了女兒，如此生气，到底为了何事？

呂剛中 你自己做的事，反来問我么？

呂昭华 女兒做出什么事来？

呂剛中 你还装糊塗，你不用問我，你糊糊塗塗死了吧，为父說不出口。

呂昭华 女兒死都死得，有什么說不得呢？

赵班侯 着哇，女兒死都死得，有什么說不得呢？

呂剛中 一定要我說，我也不要我这老面皮了。賢弟，这里来。你去問她，那年元宵佳节，她游玩花園，可是有的？

赵班侯 待我問来。

郭廷章 (背供)游玩花園，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呀！

赵班侯 昭华，那年元宵佳节，你游玩花園，可是有的？

呂昭华 有的。

赵班侯 有的。姐夫，她說有的。

呂剛中 有啊，有竟叫她死！

郭廷章 (背供)游玩花園，便問死罪，这是哪一國的刑法呀？

呂剛中 再去問她，在書房之中同一男子飲酒，可是有的？

赵班侯 我去問她，昭华，你在書房同一男子飲酒，可是有的？

呂昭华 有的。

郭廷章 (背供)糟了!

赵班侯 姐夫，她說有的。

呂剛中 有的？来来来，問問她同那郭廷章睡在一处，可是有的？

赵班侯 你这就胡說了，那年元宵佳节，我同那郭廷章，在妓院鬧了一夜；天亮之后，各自分手，难道他有分身法不成？

呂剛中 你不明白。問她，她就說明白了。

赵班侯 好好好，昭华，你同男子睡在一处，可是有的？

呂昭华 也是有的。

赵班侯 糟了！連我的老面皮都沒有了！（向呂剛中介）姐夫，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呂剛中 怎么倒是我的不是了？

赵班侯 你的女兒，已經許配郭廷章，早晚是要成亲的，睡在一处也是小事，你就該遮遮盖盖才是。你、你、你这么鬧得天翻地复，可笑你枉讀詩書，一分涵養都沒有，還不及我这武將，比你的度量大得多呢！

呂剛中 你这度量，我是學不出來的。

郭廷章 (背供)我也學不出來的。

赵班侯 你这个人原来是固执不通啊！

呂昭华 原来为了此事，我倒要問个明白。爹爹，那年元宵佳节，女兒在花园書房，与一男子飲酒同睡，可是爹爹亲眼看見么？

呂剛中 自然亲眼看見。

呂昭华 既是亲眼得見，可曾看見那男子，他是何人？

呂剛中 我何用細看，一定是郭廷章。

郭廷章 你少要血口噴人！

呂昭華 他若不是男子呢？

呂剛中 分明是郭廷章。怎麼說不是男子？

呂昭華 女兒若不說明，量爹爹你是一輩子明白不了！

趙班侯 甥女快快講來。

呂昭華 如此，爹爹、舅父容稟。

呂剛中 講！

呂昭華 只因那年元宵佳节，爹爹出門去了，女兒同秀英妹子陪着母親飲酒，母親醉了，回房安息。秀英妹子言道，郭公子不在花園，要兒同去游玩。是兒再三不肯前去。妹子百般糾纏，無奈只得與她同行。路過書房，她將我扯到里面，床上現有郭郎脫下衣巾，妹子穿戴起來，與兒作耍，案上有爹娘送來酒果，兒等一時高興，便飲起酒來，不想吃得酩酊大醉。本想回房，怎奈酒性發作，難以行走。糊里糊塗倒在床上，睡了一夜，天明各自回房。不想爹爹次日大發雷霆，先將郭郎趕走，后逼女兒自盡。爹爹請想，幸得女兒當時不曾得死，若是當時自盡，日后秀英妹子無意之間將此事說明，爹爹，你是悔也不悔？

呂剛中 哦！

趙班侯 是啊，你是悔也不悔？甥女，你往下再講。

呂昭華 女兒生死二字，可以置之不問。可憐我母親年過半百，膝下無兒，只生女兒一人。若將女兒逼死，我母是何等傷心，難道爹爹，你就不念夫妻、父女之情么？

趙班侯 對呀。問得痛快，往下講。

呂昭華 那日爹爹將郭郎趕出府去，是他送來休書一封，將

兒休棄。倘得當日他不寫休書前來，如今他得中狀元，身授學院，前來迎娶女兒。爹爹，你又將如何哇？

趙班侯（指呂剛中介）只好叫他去嫁人！

呂昭華 女兒只說冤沉海底，不想也有辯明之日。爹爹既然明白過來，女兒死也甘心。也罷，女兒就碰死在你二老面前吧！

呂夫人 哇，我把你这老杀才的，我好好一个女兒，險些死在你手，你那刀，你那繩，你自己去死吧！

呂剛中 糟了！

趙班侯 姐姐不要与他生气，他是老糊塗的了。

呂剛中 我本来是老糊塗了。夫人，下官这廂賠禮。

呂夫人 你還有面目見我，你就是糊糊塗塗死了吧。（下）

呂剛中 賢弟，這便如何是好？

趙班侯 晚間賠个禮兒，也就是了。甥女，話已說明，后面梳妝去吧。

呂昭華 舅父，我還有話講呢。

趙班侯 你還有何話講？

呂昭華 舅父，問他是章麟閣呢，還是郭廷章呢？

趙班侯 章麟閣怎樣？郭廷章又便怎樣？

呂昭華 若是章麟閣，我便依從他的親事；若是郭廷章，我这里還有他的休書呢。

（呂昭華遞休書，趙班侯接介）

趙班侯 新貴人，这里還有你的休書呢。

郭廷章 這是當初之罪，這廂賠禮。

趙班侯 与我賠禮無益，我又不与你入洞房！

（郭廷章向呂昭華賠禮介）

郭廷章 啊小姐，千不是，万不是，全是下官的不是。这庸
赔礼了。

〔吕昭华不理介〕

郭廷章 我这里跪下了。

〔郭廷章跪介，吕昭华欲挽介，羞下，赵班侯挽郭廷章起介〕

郭廷章 二位大人，到底哪一位是我的真正丈人哪？

赵班侯 他是你的丈人。

郭廷章 吕岳父，今日小婿与令媛成亲，可算玷辱你的门风
了！

吕刚中 既往不咎，休得取笑了。

〔院子暗上〕

赵班侯 天不早了，请搀扶新人出来，你们回府拜堂去吧。

郭廷章 请遵台命。

赵班侯 搀新人！

院 子 搀新人。（下）

〔二丫婆挽吕昭华上，拜别吕刚中、吕夫人、赵班侯，上轿介〕

郭廷章 拜辞了，改日登门叩谢！

吕刚中
吕夫人 请！

赵班侯

〔尾串，分下〕

埋 香 幻

李万春藏本

提 要

張盈盈赴玄天廟焚香，因避吳二橫調戲，遇白晝過樓下為父沽酒之書生劉千鍾，乃私訂終身，囑尋廟東烏婆為媒。劉听誤，錯托廟西二橫母酒家吳婆。二橫乃乘机借名曠娶。

劉父不滿婚事，往尋張母吵鬧，盈盈吞玉自盡。二橫裝鬼掘坎，盈盈復蘇，見二橫，急逃去。烏婆亦來盜墓，遇吳，被吓死。吳置烏尸于張棺。

盈盈夜過劉門求衣，千鍾疑鬼魂索命，击斃而逃。烏婆之子地方烏有發現張尸，囑伙計報官，已則入酒肆尋飲。張復蘇，烏醉返，疑尸行，持門栓追打，适吳婆尋二橫，竟誤被吳击死。

·張母控劉，縣官坎園驗尸，尸變，衙役捉眾人犯對面，案情大白。二橫、烏有論罪，劉、張成婚。

第一場

(刘正上)

刘 正 (引)有子承欢，休挂念，家道貧寒。

(詩)年老受折磨，
終朝喚奈何；
有兒能孝順，
強勝子孫多。

老汉、刘正，乃灵寿人氏。娶妻駱氏，不幸早亡。所生一子，名喚千鍾。幼讀詩書，長入庠序，倒也頗知上进。怎奈家道貧寒，当卖一空；也曾命千鍾入城，到他表兄家中借貸。这般时候，怎么还不見到来？

刘千鍾 (内)走哇！(上)

(唱)入城借貸遵严命，
畢竟表兄是至亲。

參見爹爹！

刘 正 罢了，一旁坐下！

刘千鍾 告坐。

刘 正 兒呀，你到你表兄家中借貸如何？

刘千鍾 表兄付了二十兩銀子，爹爹收下。

刘 正 好了。我又可以一个月不打飢荒了，待我謝过天地。

刘千鍾 爹爹，二十兩銀子，況且是借来的，謝的什么天地？

刘 正 为父是穷怕了。兒呀，与你二兩銀子，快些进城与
为父多沽几瓶好酒。

刘千鍾 銀兩不多，只在近处买些柴米吧。

刘 正 柴米为父自己会买，你快些入城沽酒，这城外的村
膠是吃不得的。

刘千鍾 孩兒遵命。

刘 正 轉来！你必須晚間到城內吳家去买，你今夜也不消
出城了。

刘千鍾 孩兒不知吳家住在何处？

刘 正 他家住在玄天廟的东边。我有一言，兒且听了！

（唱）为父生成風雅性，

一心要学晉刘伶。

沽米美酒千杯飲，

醉死黃泉目也瞑。（下）

刘千鍾 （唱）子思柴米父貪飲，

各自怀揣一片心。（下）

第 二 場

〔張盈盈上〕

張盈盈 （唱）佳人二八貌如花，

不減当年陰丽华。

小草常依萱草下，

椿庭冷落甚堪嗟。

簷前听得鸚鵡語，

不知阿誰到我家？（上樓介）

〔烏婆上〕

烏 婆 （唱）說媒拉締为本等。

收生外帶会挖墳。

老身、烏婆子便是。乃灵寿县一个媒婆，外帶收生。丈夫烏二，專会偷墳。他早死啦，这偷墳的能耐我也学会啦。生有一个兒子，名叫烏有，是本县地保。只因張員外的盈盈小姐是我收的生，故此常常来往。今天無事，我不免到綉楼看看小姐。(上楼介)小姐，我来啦！

張盈盈 媽媽来了，請坐！

烏 婆 坐着。(坐介)你这兒干什么哪？

張盈盈 只因母亲染病，是我許下玄天庙香願。如今母亲病体痊愈，我綉件錦袍，前去还願。

烏 婆 你做活哪，把楼窗打开，保管亮堂的多。

張盈盈 只恐楼下有人来往。

烏 婆 哪兒有那么巧的事，我替你把楼窗打开。(开窗介)

(刘千鍾上)

刘千鍾 (唱)来到街前用目瞬，

高楼坐定一佳人。

这女子好生美貌，待我看她一看。

烏 婆 小姐，你瞧，說什麼有什么，楼下真个人。

(張盈盈憑窗外望介，笑介)

刘千鍾 看这女子对我發笑，且仔細看来。

(張盈盈閉窗介)

刘千鍾 这女子竟將楼窗閉了，待我走去。正是：一看君子，再看小人。(下)

烏 婆 小姐，你見这个書生笑了一笑，你想必是爱上他啦？

(張盈盈不理介)

烏 婆 你爱他，我给你做趟媒。送我一对鐲子，等你过門后再給，你看怎么样？（望张盈盈介）你倒是愿意不愿意呀？

张盈盈 媽媽，我家閨門整肅。你少講这些无味的言語！

烏 婆 你嘴里說不出来，你心里是愿意啦。我给你打听打听去。

张盈盈 住了！女儿家姻婚，自有父母做主。似你这般举动，与鑽穴逾垣何異？

烏 婆 好厉害的丫头片子，給我个釘子碰。

正是：空劳三寸舌，枉費一片心。（下）

张盈盈 三姑六婆真淫盜之媒也！

（唱）可笑她做事不思忖，

把奴当做下賤人。

下得楼来母亲請，

〔张王氏、丫嬛上〕

张王氏 （唱）我儿請娘为何情？

张盈盈 母亲万福！

张王氏 罢了。坐下！

张盈盈 告坐。

张王氏 請为娘何事？

张盈盈 今日乃三月三日玄天聖誕，女儿前因母病許下香愿，要往庙中挂袍醮神。

张王氏 命蒼头跟随，早去早回。吩咐車輛走上！

丫 嬛 蒼头、車夫走上。

张盈盈 女儿告辞了！

〔蒼头、車夫同上〕

张盈盈 （唱）为酬香愿心着紧，

(張王氏、丫環上)

(張盈盈上車介，圓場。道士暗上。張盈盈下車介，車夫下)

張盈盈 (唱)只求老母壽康寧。

(張盈盈、蒼頭進門介，道士迎介，張盈盈畢辭畢，旁坐介，道士欲茶介)

蒼 頭 老道，你們這位神仙怎麼腳踩着一个大王八呀？

道 士 胡說！這是玄帝老爺手下的聖水將軍。你說他是王八，他就要報應于你。

蒼 頭 我不信，一個泥王八會這麼厲害！

道 士 你不信就罷。(背供)等我給他個厲害。

(道士取茶下蒼介)

道 士 你喝吧，喝盃茶。(遞介)

蒼 頭 正要喝茶。(接介)

張盈盈 蒼頭，少要與人講話，不要惹出事來。在此稍息，就回去。

蒼 頭 是。(飲茶介)

道 士 你剛才不信神佛哪？

蒼 頭 信則有，不信則無。

道 士 你別說這些，得罪神佛，你立刻肚子就會疼。

蒼 頭 可不是，疼起來啦。

道 士 這是你得罪神佛之報！

蒼 頭 這怎麼好？

道 士 給我幾個錢，我給你治治吧。

蒼 頭 只要病好，我是大禮相謝。

道 士 跟我來！

(道士扶蒼頭下)

張盈盈 蒼頭，蒼頭，我們回去吧。啊！蒼頭不見，待我到

廟外尋找。(出門介)

〔吳二橫上〕

吳二橫 每日醉醺醺，大街來胡行。

在下、吳二橫。我媽是個賣酒的。今日是玄天聖會，不免到廟中走走。(見張盈盈介)喲，這個小娘們長的不錯，我調戲調戲她，女娘兒請來見禮！

張盈盈 我與你素不相識，見的是什麼禮！

吳二橫 我看你這個年紀兒，咱們做個小舖口兒你瞧好不好？

張盈盈 何方野男子，這樣無禮！蒼頭快來！

吳二橫 你不用叫喚，反正跑不了你。

〔吳二橫抓張盈盈介，張盈盈急避下〕

吳二橫 哎呀好醉，我回去吧！(下)

第 三 場

〔張盈盈上〕

張盈盈 (唱)急忙不願擇路徑，

眼看紅日往西沉。

且住！不想在玄天廟中遭遇強徒，蒼頭、車夫不知都往何處去了？逃出廟來，天色將晚，想那烏婆，住在廟旁，且往她那里挨過一宵，再作道理。(圓場)哎呀，我從不曾到過她家，不知是廟東廟西？(望介)此廟西有一小戶人家，待我冒叫一聲。烏婆婆在家么？

〔吳婆上〕

吳 婆 忽所有人叫，想是主顧到。

〔開門介〕

吳 婆 原來是位姑娘。

張盈盈 我是找烏媽媽的。

吳 婆 我姓吳，您貴姓？住在哪兒，找我干什么？

張盈盈 我姓張。住在紅絲巷。烏媽媽常到我家，你是她何人？

吳 婆 原來您是找烏家的。您找錯啦！她住在廟東邊，是做媒的。我姓吳，是賣酒的，住在廟西邊。

張盈盈 如此，恕我冒昧，告辭！

吳 婆 天黑啦，您是個單身女子，何妨到我家里坐坐？

張盈盈 只是打攪不當。

吳 婆 這算什么，您進來坐！

【張盈盈進門介】

吳 婆 姑娘，您怎么一個人兒，黑更半夜地在街上溜躑？

張盈盈 再不要提起。我是到玄天廟中燒香還願的，不想遇一醉漢，出言不遜。因此逃出廟來。

吳 婆 這個醉漢可真不是人生父母養的。

【吳二橫上】

吳二橫 開門！

吳 婆 誰呀？

吳二橫 吳二橫。

張盈盈 (背供) 怎么像那醉漢的聲音呀？

吳二橫 這屋里怎么兩個人說話？不用說，我那野爹又來啦。快點開門！

【吳婆開門介，吳二橫進門介】

張盈盈 吳媽媽，方才那一醉漢就是他。

吳二橫 這不是那個女娘們兒嗎？敢情在我家里哪。天湊良緣，咱們倆好一好吧。

【吳二橫抓張盈盈介，張盈盈跑下，吳二橫抱吳婆介】

吳二橫 哎呀我的小寶貝兒，你往哪里跑？

吳 婆 是媽媽我。你这小子干什么？

吳二橫 喪氣！还是追她去。（下）

〔吳婆下〕

第 四 場

〔張盈盈上〕

張盈盈 且住！不想錯投醉汉家中，險遭凌辱。我还是往烏家去吧。

〔圓場〕

張盈盈 唉，怎奈兩足疼痛，我稍息片时便了！

〔刘千鍾上〕

刘千鍾 （唱）提壺沽酒遵父命，

抬头又見美紅裙。

我好僥幸，不想这女子她在此地。（見亂介）大姐請了！

張盈盈 君子請了！

刘千鍾 大姐，小生要与大姐問訊一人，大姐可知道否？

張盈盈 奴家也正要与君子問訊一人。

刘千鍾 小生初来此地，是問訊吳家沽酒的。

張盈盈 奴家也是初来此地，問訊烏家避難的。

刘千鍾 哦，請問大姐尊姓？何言避難二字？

張盈盈 奴家張盈盈。先父早亡，与寡母同居。今日到玄天廟燒香，不想遭逢强暴。这烏家素与寒門来往，因此到她家避難。

刘千鍾 难到大姐一人到廟中燒香不成？

張盈盈 有蒼头、車夫跟随，怎奈一时均不知去向。

刘千鍾 这廟就在前面，待我去到廟中，訪着你家蒼头、車

夫，送大姐回去就是，何必往人家避難！

張盈盈 廟中道士，不似良善，他苦是好人；那強暴之徒，焉敢在店內橫行，君子不要問出事來。

刘千鍾 大姐住在哪里？

張盈盈 住在紅絲巷。

刘千鍾 紅絲巷。也罷，待小生送大姐回去。

張盈盈 君子，你要送我回去，可認識我家路徑？

刘千鍾 今早从大姐門前經過，怎么不認識？

張盈盈 奴家也仿佛看見君子，請問君子上姓？

刘千鍾 小生刘千鍾。

張盈盈 失敬了。君子，你不是救我來了，你分明是害我來了。

刘千鍾 何出此言？

張盈盈 黑夜之間，男女同行，怎能洗得清白，豈不害我來了？

刘千鍾 蝶蝶尚且貪生，為人豈不惜命！

張盈盈 女子名節為重。

刘千鍾 一床錦被，便可遮蓋。大姐何必如此？

張盈盈 哼！

刘千鍾 失言，失言。

張盈盈 君子可曾訂親？

刘千鍾 小生尚未訂親，方才所言之事，不知大姐意下如何？

張盈盈 女兒婚姻哪有自己做主之理，君子必須央媒說合。

刘千鍾 小生記下了。

張盈盈 請君子就托玄天廟旁烏婆，去往我家求親，我母亲必然應允的。

刘千鍾 遵命！

(張盈盈行走下動介)

劉千鍾 大姐怎么样了？

張盈盈 奴家行走不動

劉千鍾 待小生攙扶与你。

張盈盈 男女有別，只怕攙不得。

劉千鍾 你我已訂婚姻，有什么攙不得？

張盈盈 攙得的？

劉千鍾 攙得的。

張盈盈 如此攙我来！（劉千鍾攙介）

（唱）婚姻乃是人之本，

濃上桑間受護評。

患難夫妻前生定，

姻緣簿上早題名。

必須早早求媒証，

救我殘生表我真。

你若寒心失了信，

香罗一幅了痴情。

劉千鍾 （唱）大姐請把心拿穩，

千鍾不是無义人。

今宵言語牢記定，

（蒼头、車夫上）

張盈盈 （唱）只見奴僕与車輪。

劉千鍾 大姐，你家蒼头来了。小生要沽酒去了

張盈盈 啊君子，方才所說之言，不可忘却，叫天天雷等的烏婆，去往我家，大事必然成也！

（唱）叮嚀再三休失信，

急急回家見娘亲。

〔張盈盈上車介，車夫、蒼頭同下〕

刘千鍾 (唱) 千鍾今日真僥幸，

百歲姻緣片語成。

我奉父命，到玄天廟東沽酒，不想遇着這段姻緣。
只是吳家不是酒肆，我不免向那買賣人家打听她的
住处。(向內介) 列位請了！

〔幕內：請了！〕

刘千鍾 哪一家是賣酒吳家？

〔幕內：她住在玄天廟西。〕

刘千鍾 有勞了！唉，原來吳家住在廟西，我却走到廟東；
因送這女子，又往東走了一程，只好再轉向西去。
(圓場) 哎呀且住，方才那女子，叫我托吳家做媒，
諒無不成。來此一所小戶人家，待我冒叫一聲。這
里是吳媽媽家中么？

〔吳婆上〕

吳 婆 原來是位相公。您找我干什么？

刘千鍾 媽媽可是賣酒為業？

吳 婆 不錯，我是賣酒。

刘千鍾 將好酒沽上一瓶，照價与你銀錢。

吳 婆 您等着。

〔吳婆取酒介，遞介〕

吳 婆 給您酒。

〔刘千鍾付錢介〕

刘千鍾 酒錢在此。啊媽媽，城中有一張員外，住在紅絲巷，
他家小姐十分美貌。煩勞媽媽替我做媒。

吳 婆 噢，紅絲巷張家。他們小姐我是認得的，果然長的好看，您貴姓？

刘千鍾 小生刘千鍾。是本城秀才。家父單名一个正字。

吳 婆 原来是刘相公，失敬啦！做媒的我答应啦，您靜听好音吧！

刘千鍾 多謝媽媽。告辞！

吳 婆 慢着，以何为定啊？

刘千鍾 身边并無別物，只有小小玉珮一塊。媽媽帶去，以为定礼。事成之后，重礼相謝。我去也！

(唱)有劳媽媽为媒証，(下)

吳 婆 (唱)財运亨通找上門。

說媒之事我应允，

(吳二橫上)

吳二橫 (唱)媽媽为何笑吟吟？

吳 婆 有个刘千鍾，托我上紅絲巷張家做媒。可巧今天快黑的时候，那張家的姑娘到咱們这兒来了一趟，我借着瞧她，这事可就成了啦。那刘家总得給我点謝礼啦。

吳二橫 媽呀，这个女子我也瞧見過。您別給刘家說，給我說得啦。

吳 婆 人家不給，这不瞎掰么！

吳二橫 您就說是刘家，等他許了亲，就把她娶来。刘、張兩家，其奈我何？

吳 婆 伤天害理，我不能做。

吳二橫 您不作，我有主意。再有您的男朋友来，我可要整飭家風。

吳 婆 你別生气，媽媽依你就是。

吳二橫 这不結啦！

吳 婆 正是：母子把計定，

吳二橫 要瞭美佳人。

吳 婆 跟我進來！

吳二橫 是。

〔詞下〕

第 五 場

〔張王氏上〕

張王氏 (唱) 嬌兒廟內把香敬，

日落西山未回程。

張盈盈 (唱) 滿懷心事言不尽，

且自含羞告母親。

〔張盈盈下桌介，蒼頭、車夫下〕

〔張盈盈進門介〕

張盈盈 參見母親！

張王氏 罷了。坐下！

張盈盈 是。

張王氏 兒呀，你到廟中燒香，因何許久方回？

張盈盈 再不要提起燒香之事，女兒此番燒香，若非有人救護，只恐不能回來與母親相見了。

張王氏 此話從何說起？

張盈盈 只因廟中道士，不是好人，與蒼頭言語不和，蒼頭不知去向，車夫也不知哪里去了。不想來了一醉漢，見了女兒，口出不遜。女兒逃出廟外，誰知又錯投醉漢家中，幸得識破，二次逃走，徘徊道旁，遇着一個年少書生。

張王氏 便怎麼樣？

張盈盈 多蒙他送了女兒一程，蒼頭、車夫趕到，才得回來。

張王氏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張盈盈 怎么是女兒的不是了？

張王氏 你既然逃出庙来，就該寻一妇人送你回家。为何与男子同行，豈不是你的不是了？

張盈盈 母亲好不明白。在那生死关头，哪里去寻妇人？这君子憐憫女兒，情願相送，事出無奈，方才与他同行的。

張王氏 难得这君子如此仗义，只可惜不知他的名姓。

張盈盈 他姓刘名叫千鍾。

張王氏 不知他的相貌如何？

張盈盈 他的相貌，十分清俊，是个美男子。（差介）

張王氏 此人品行相貌都好，但不知誰家女子有福，可与他作配。

張盈盈 他是沒有訂亲的。（差介）

張王氏 他沒有訂亲，你怎么知道？

張盈盈 女兒是問过他的。

張王氏 你是問过他的，向前来，为娘有話言講。

〔張盈盈向前介，張王氏打張盈盈耳光介〕

張王氏 （唱）賤人作事太欺心，

管他訂亲不訂亲？

手执家法行教訓，

活活打死小賤人。

張盈盈 母亲哪！

（唱）幼讀詩書通女訓，

貞淫二字辨得清。

采蘭贈芍兒豈肯，

还望高堂原諒情。

哎呀母亲，若將女兒打死，不但坏了名节，还要玷辱家門。請母亲三思！

張王氏 这，也說的是。为娘差人到他家說合，將我兒許配与他就是。咳，这叫做一床錦被之計。

張盈盈 如此說来，是兩床錦被了，

張王氏 哎呀呀，好个不知羞耻的丫头！

〔張盈盈羞下〕

〔蒼頭上〕

蒼頭 啓安人，吳婆子來瞧小姐來啦。

張王氏 喚她進來。

蒼頭 是。安人喚吳媽媽。

〔吳婆上〕

吳婆 叩見安人！

張王氏 哦，你并不是烏婆。你何人，怎么認識小姐？

吳婆 我姓吳，住在玄天廟西；我跟小姐有一面之交，一來探望，二來給她做媒。

張王氏 但不知是哪一家？

吳婆 刘正之子，名喚刘千鍾。

張王氏 刘千鍾？

吳婆 刘千鍾。您說这家好不好？

張王氏 好。我依了，我依了。

吳婆 您答应啦，这兒有玉珮一方，是他家的定禮，您請收下。

張王氏 我这里有金鐲一对，是我女兒之物，媽媽帶去，做为回禮。

吳婆 人家說喜期紧一点，明日就要抬亲，

張王氏 女大終須嫁，期紧又何妨？

吳 婆 我告辭啦！

張王氏 請便！

〔吳婆出門介，張王氏下，蒼頭隨下〕

吳 婆 沒想到，三言兩語就成啦。我这个兒媳婦可賺到手啦！（下）

第 六 場

〔劉正上〕

劉 正 （唱）奴才沽酒不回信，

气得老汉兩眼昏。

千鍾这个奴才，入城沽酒。昨日去的，今日看看过午，还不回来。

〔劉千鍾上〕

劉千鍾 （唱）無心竟將婚姻定，

回去堂前稟父亲。

爹爹！

劉 正 你这奴才，好生迟慢！

劉千鍾 爹爹，酒来了。

劉 正 酒来了？哦哈哈，随为父进来！

劉千鍾 是。

劉 正 將酒斟来，待为父暢飲。

劉千鍾 遵命。（斟酒介）

〔劉正飲介〕

劉 正 你怎么沽来这样的灘酒？

劉千鍾 待孩兒再去沽来。

劉 正 不用你去了，待我自己进城去沽。

劉千鍾 孩兒有一事，要稟爹爹。

刘 正 有什么事待为父回来再講。正是：养兒難奉姑，还得自勤勞。(F)

刘千鍾 黃湯真不好，誤却我年高。(F)

第 七 場

(刘正下樓門上，蒼頭上湯門上，相碰介)

刘 正 你这个人，往人身上撞，是何道理？

蒼 头 你也撞了我啦，我非揍你不可！(欲打介)

刘 正 嘿，我刘正也不是好惹的。

蒼 头 你叫刘正？我問你，刘千鍾是你什么人？

刘 正 是我的兒子。

蒼 头 敢情是亲家老爷。小人不知，多有得罪。

刘 正 你乃何人，为何如此的称呼？

蒼 头 我是紅絲巷張家的蒼头。只因你家相公，托吳婆为媒，用玉珮为聘，我家用金鐲答礼，結了婚姻。故此叫您亲家老爷。

刘 正 有这等事，我怎么不知？

蒼 头 怎么，您不知道？昨日說好了亲，今日就娶啊！

刘 正 今日就娶？我越發不知道了！

蒼 头 你真不知道？我明白啦

刘 正 你明白何来？

蒼 头 你一定不是我們姑爷的父亲。

刘 正 你待怎講？

蒼 头 你是冒充爸爸。

刘 正 住了！

(唱)老狗說話太欺心，

哪有个冒充人父亲？

打你几拳消消恨，

〔刘正半醉打介，斧头递下〕

刘 正 打得老狗無影形，

誰想千鍾这个奴才，背着我做出此事，私訂婚姻，一定是玄天庙东烏婆所做。我不免到她家問个明白便了！

〔唱〕怒气不息朝前进，

轉眼来到她家門。

烏婆在家么？

〔烏婆上〕

烏 婆 誰呀？

刘 正 你就是烏婆？好賤人！

烏 婆 老头兒，我跟你素不相識，怎么見面就罵？

刘 正 非但罵，我还要打你！

烏 婆 哈哈，老头兒不講理，太太的兒子，不是好惹的！

刘 正 我豈不知你的兒子是地保，你不該引誘我兒，私訂張家的婚姻。

烏 婆 我多會兒作这件事來着？

刘 正 你还接了張家一对金鐲，你敢強辯么？

烏 婆 这就对啦。昨天早晨，我在張家楼上，瞧見樓下來了一个少年書生，小姐对他一笑。我跟小姐說：拿一对金鐲，我给你做媒。小姐沒理我，金鐲也沒到手，你跟我鬧什么？

刘 正 你可知那書生名姓？

烏 婆 先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叫刘千鍾。还有个老东西叫刘正。

刘 正 我就是刘正。你既知此事，打者無亏。

烏 婆 我金鐲沒到手，媒也沒說成，你打我干什么？

刘 正 他既不与你金鐲，你还我玉珮。

烏 婆 我多会瞧見玉珮啦？

刘 正 你不还，我就打！

〔刘正打介，烏有上〕

烏 有 什么事？这么乱七八糟的！（進門介）別打，別打！

烏 婆 我的兒子回來啦。

烏 有 我當是誰，敢情是刘老头兒，你干什么打我媳？

刘 正 她不還玉珮，故此打她。

烏 有 敢情是这么一回事。刘老头，你又喝醉啦，別處撒酒風去吧！

〔烏有推刘正出門介〕

烏 有 你滾出去吧！（关门介，下）

烏 婆 好兒子，真各別另樣。（下）

刘 正 他母子好生無理，待我且到張家問个明白。

〔圓場〕

刘 正 呔，門上有人么？

〔蒼头上〕

蒼 头 老太爷，你怎么打到我們家里来啦？

刘 正 我要面見你家主人。

蒼 头 我家只有主母。

刘 正 就見你家主母，快去通报：刘正要見

蒼 头 有請主母。

〔張王氏上〕

張王氏 何事？

蒼 头 刘亲家老爷来啦！

張王氏 花轎可曾到門？

蒼 头 沒瞧見花轎。

張王氏 說我出迎！

蒼 头 我家主母出迎。

〔張王氏出迎介〕

張王氏 哦親翁！

劉 正 什麼親翁！

張王氏 令郎訂小女為婦，你我是兒女親家呀？

劉 正 你女兒不守閨箴，與小兒私訂婚姻，我是來退親的。

張王氏 小女因遭強暴，才與令郎同行，並非淫奔。

劉 正 你女兒還與小兒一處同行？

張王氏 令郎送小女回家，才叫媒婆前來說親。

劉 正 快快把玉珮還我。

張王氏 我也是清白人家，小女與令郎并無苟且呀！

劉 正 將你女兒喚來。

張王氏 女兒快來！

〔張盈盈上〕

張盈盈 母親，何事？

張王氏 有人要見你。

張盈盈 女兒未出閨門，有什麼人要見我？我是不見的。

張王氏 是劉郎之父，劉正。

張盈盈 那越發見不得的。

張王氏 他非要見你不可。

張盈盈 這倒奇了！

〔張盈盈往見介〕

哦，公……（咽住介）

劉 正 怎麼欲言又止？

張王氏 這就是小女。

劉 正 你怎么与小兒私訂婚姻？快還我玉鳳，我們退親了。

張盈盈 兩家愛好結親，怎么退起親來了？

劉 正 呀呸！什麼愛好結親，分明勾引我兒，我家豈要這無耻女子！

張盈盈 哎呀！（昏介）

張王氏 我兒醒來！

張盈盈 （唱）聞言气得咽喉緊，
母親，老娘，哎呀娘啊！
抱住瓷甕放悲声。
女嫁男婚尋常事，
今番婚嫁不清平。
發情止义兒自信，
道我貪淫就痛我的心。
这样言詞实难忍，

哎呀，兒的娘啊！

有何面目在世間存。

劉 正 （唱）別的言語我不問，
玉鳳拿來便退親。

快把玉鳳還我。

張盈盈 且慢，似这等凌辱，我还要这性命做甚，待我碰死了吧！

〔張盈盈作要碰介，張王氏欄介，張盈盈將玉鳳死介〕

張王氏 哎呀兒啊！

（唱）一見嬌兒喪了命，
定要與老狗把命拚。

家院，快把小姐尸首，搭在后面，再与老狗算帳！

蒼 頭 是。

〔張王氏、蒼頭扶張盈盈下〕

劉 正 不想這女子竟此吞珮而死，趁她家忙亂，待我溜了吧！

〔四青袍、四轎夫搭花轎上〕

劉 正 你們是哪里來的，往哪里去？

轎夫甲 我們是劉家雇的，往張家抬亲。

劉 正 哪個劉家？

轎夫甲 劉千鍾。

劉 正 那張家女子死了，你不用抬亲了，我要回家去了。

〔下〕

轎夫甲 伙計們，誰來雇的轎？

四青袍 吳家替雇的。

轎夫甲 咱們上吳家要錢。

〔眾圍場〕

轎夫甲 到啦，咱們進去！

〔吳二橫上〕

吳二橫 你們来啦，怎么不吹打？

轎夫甲 人家小姐死啦，我們跟你要錢来啦。

吳二橫 娶不了亲来，不給錢。

轎夫甲 不給錢，抄你的王八窩。

吳二橫 清平世界，你敢！

轎夫甲 說抄就抄，伙計們，動手！

四青袍
三轎夫 啊！（搶介）

吳二橫 了不得啦，搶了人啦！

(烏有上)

烏有 拿賊！

(四橋夫、四青袍逃下)

吳二橫 多謝烏頭救我這場禍，請到家里喝茶。

烏有 不行！我還得給紅絲巷張家忙喪事去呢，他們小姐今日出殯，裝裹闔着呢。

吳二橫 這麼一說，您請吧！

烏有 回頭見！（下）

吳二橫 听他說，張小姐一身好裝裹，我不免今天晚上出城偷她墳墓，發個大財，就是这个主意。待我扮個惡鬼使了！（下）

第 八 場

(烏婆鬼裝上)

烏婆 打扮像個鬼，要去挖墳堆。

我，烏婆子的便是。本是偷墳的老在行。張家小姐死啦，一份好裝裹，我看在眼里啦，想要偷她的墳，又怕被人攪見。因此把臉勾了，裝這麼一個鬼樣。列位別笑話我裝鬼，世上想發財的，誰不裝鬼呀？前面已是張家墳墓，急急而行便了！（下）

第 九 場

(吳二橫上，偷墳介，虛下，背張盈盈上，拭衣介，打張盈盈嘴介，張盈盈吐玉佩介)

吳二橫 這塊玉也是個小財。看這女子雖是死的，月亮照見她的模樣，却跟活的一般。等我拿她开开心。

(吳二橫作抱介，張盈盈睜眼看介)

張盈盈 你是哪里厉鬼，为何惊吓于我？

吳二橫 喲，寶貝兒你活啦，咱們做个小倆口吧。

張盈盈 住了，想我是清白人家兒女，你休要行強；你若行強，我就喊叫。

吳二橫 你喊叫？這兒是墳圈子沒人，就有鬼！

張盈盈 救命哪！

〔吳二橫抓張盈盈介，張盈盈急跑下。烏婆上，吳二橫、烏婆對看介〕

烏婆
吳二橫 有鬼！

〔吳二橫、烏婆同倒地介，吳二橫蘇醒介〕

吳二橫 可吓死我啦！（起介）她怎么也倒啦？（看介）她怎么不动啦？等我摸摸，敢情真死啦。等我把她擱在張小姐棺材里。

〔吳二橫背烏婆介，虛下，又上〕

吳二橫 得，安置好啦，我快溜。

〔張千上，鎖吳二橫介〕

張千 拿住偷墳賊啦！

〔張千拉吳二橫下〕

第十場

〔烏婆上〕

吳婆 （唱）兒子出城去偷墳，

因何一去不回程？

我、吳婆。我兒子偷墳去，老沒回來。我往城外打听打听去。

〔吳婆向幕內問介〕

吳婆 我說店里的老道！

道士 (內) 什么事，大嫂子？
吳 婆 我出城有点事，你替我看看家。
道士 (內) 知道啦！
吳 婆 这老道真講交情，走哇！
(唱) 意乱心忙站不稳，
眼跳心惊为何情？(F)

第十一場

(刘正上)
刘 正 (唱) 將身且把柴門進，
(刘千鍾上)
刘千鍾 爹爹！
刘 正 (唱) 一見奴才怒气生。
奴才做的好事！
刘千鍾 孩兒做了何事？爹爹如此生气。
刘 正 你這奴才，不奉父命，暗訂婚姻，是何道理？
刘千鍾 爹爹，那張家女子往廟中燒香，身遭強暴，單人逃走，哪有見死不救之理？孩兒送了她一程，那女子要學鍾建、季華故事。孩兒無奈，只得应允。回得家來，正要稟明爹爹，不想爹爹慌張出門，怎道孩兒不奉父命？
刘 正 好个鍾建、季華故事。那女子尋死了！
刘千鍾 哎呀，小姐呀！
刘 正 那女子自己願死，你哭她做甚？
刘千鍾 那女子因何自尽？
刘 正 那女子因为父上門吵鬧，羞怒而亡。倘若打起官司，如何是好？

刘千鍾 爹爹何不到表兄家中，暫避一時。

刘 正 言之有理。我去也！

(唱)家中之事要謹慎，

急急忙忙出柴門。(下)

刘千鍾 (唱)可嘆紅顏真薄命，

芳心莫怪薄幸人。

不想張小姐为我身亡，不免撒土為香，对天一拜。

(拜介)

(唱)佳人一死休怨恨，

你我来生再結亲。

天已不早，待我关门安寢。

[刘千鍾关门，伏桌睡介]

張盈盈 (內唱)

拚將骨肉归泉境，(上)

(唱)已死誰知又复生。

袜小鞋弓难掙扎，

赤身露体等到天明怎見人！

看这里有一小戶人家，待我上前求件衣服再走。哦
开门！

刘千鍾 夜靜更深，怎么有人叫門？待我看来。

張盈盈 开门！

刘千鍾 怎么是女子声音，是哪一個？

張盈盈 我是来求衣服的。

刘千鍾 黑夜之間，男女不便。你去吧！

張盈盈 我赤身露体，从門隙內賞我一件衣服，我这里有玉
珮相謝。

刘千鍾 啊，有玉珮相謝。你从門隙遞来！

〔张盈盈送玉佩介，刘千鍾接介〕

刘千鍾 啊，这玉佩是我与張盈盈訂亲之物，怎么落在你的手中？

張盈盈 莫非你就是刘郎么？奴家正是張盈盈。

刘千鍾 哎呀，打鬼！打鬼！

張盈盈 刘郎，奴家有話向你申訴，快快开門。

刘千鍾 哎呀小姐，你不要惊吓于我。

張盈盈 我是人，不是鬼。

刘千鍾 你埋在墳内，怎能出来？分明是鬼，我不与你开門。

張盈盈 你好負心也！

〔唱〕叫你十声九不应，

分明是个無义人。

萍水相逢婚姻訂，

三生石上注鴛盟。

可嘆奴为你喪了命，

可嘆奴为你受凋零。

黑夜相投你不認，

看来你是鉄打心。

今日將你好一比，

好比王魁負桂英。

負心郎，快快开門！

〔刘千鍾懷丢玉佩介〕

刘千鍾 这女鬼真是糊塗，竟要学桂英活捉王魁的故事，待我用門門將她打走。小姐不要动怒，待我与你开門。

〔刘千鍾开門，取門，打昏張盈盈介〕

刘千鍾 哦，鬼是無形之物，待我摸來。（摸介）哎呀，原来誤失，打死人了。人命关天，我逃走了吧！

〔刘千鍾下，烏有上，抬尸棒倒介〕

烏 有 什么东西，摔了我一下子？啊，是个死尸。（看介）这是張盈盈，怎么在这兒哪？伙計快来！

〔馬三上〕

馬 三 什么事？

烏 有 刘老头門口，有个死尸，是張盈盈。

馬 三 咱們进刘家去問問。

烏 有 （推門介）門沒关，咱們进去。

〔烏有、馬三進門介，四望介〕

烏 有 怎么一个人沒有？

馬 三 死尸旁边有一根門門。

烏 有 不用說，他們父子倆打死人跑啦。

馬 三 你看着死尸，我去報官。（下）

烏 有 他走啦，我一个人看死尸有点害怕。我去打壺酒，壯壯胆子。这个死尸大概也跑不了。（下）

〔張盈盈苏醒介〕

張盈盈 （唱）一陣昏迷魂不定，

刘郎可算負心人。

刘千鍾，刘千鍾，你怎么下此毒手？哦，他家門戶洞开，待我进去。（進門介，看介）怎么四下無人？啊，这塊玉珮还在地下。（拾介）看这里有那負心人的衣服，待我穿了起来，假扮男子，帶了玉珮回家，去見母亲便了！

〔張盈盈穿衣介，烏有上，对看介，張盈盈下〕

烏 有 我喝的醉眼迷糊的，看見一个人跑啦，別是死尸真

跑了吧？(看介)哎呀，可不是死尸跑啦，等我拿門門追。

〔烏有拾門追介，吳婆上，烏有打介〕

吳 婆 哎哟！（死介）

烏 有 叫你炸尸。（自語介）我把她背回去，等太爷相驗。沒想到死尸真会跑啦，倒是出好戏！

〔烏有背吳婆下〕

第十二場

〔四青袍、李万、陆隴其上〕

陆隴其 （引）学尙程朱，官县令，实心从政。

（詩）苦讀寒窗有十年，

青灯閱尽古今言；

一朝得志官郡县，

为国安民学聖賢。

下官、陆隴其。乃平湖人也。蒙聖恩，官授直隸灵寿县正堂。今当三六九日，左右！

四青袍 有。

陆隴其 放告牌抬出！

四青袍 啊！

〔張王氏上〕

張王氏 冤枉！

李 万 有民妇喊冤。

陆隴其 帶进来！

李 万 喳！（出門介）那一民妇，太爷喚你，你要小心了。

張王氏 是！

〔張王氏随李万進門介〕

張王氏 叩見太爷！

陆隴其 有何冤枉，当堂诉来！

張王氏 小妇人、張門王氏，生了一女，名喚盈盈。許与刘正之子刘千鍾为妻，那刘正誤听人言，道小女不貞，上門吵鬧，威逼小女自尽，太爷做主。

陆隴其 你且起过一旁。

張王氏 是！

陆隴其 李万过来。与你火签一枝，鎖拿刘正听审！

李 万 喳！（接签下）

（張千領吳二橫上）

張 千 啓太爷：小人在張家坟园，拿住偷坟賊一名。太爷發落。

陆隴其 哪，那一賊子，姓甚名誰？偷盜坟墓，該当何罪！

吳二橫 小人叫吳二橫。在張盈盈坟前發誓子來着，不敢偷坟。

張王氏 啊，張盈盈是我的女兒，死后还被人偷坟，哎呀，我那苦命的兒呀！

陆隴其 吳二橫，你鬼裝打扮，定是偷坟，还敢強辯，好生大胆也！

（馬三上）

馬 三 啓稟太爷：刘正、刘千鍾父子，打死一个女人，弃家任逃。据烏有說：死的女人叫張盈盈。

陆隴其 張盈盈！怎么三案都是張盈盈，是何緣故？

（李万上）

李 万 啓太爷：刘正父子在逃。

陆隴其 知道了。張千、李万过来过来，快快捉拿刘正、刘千鍾父子二人，不准卖放！

張 千
李 万 喳！（下）

陆隴其 我想此事，必須亲自查驗。左右，帶了人犯，打道尸場！

四青袍 啊！

〔众圓場，烏有暗上，睡介。場上設吳尸介〕

馬 三 你瞧，老烏醉的这个样兒！（推介）醒醒，醒醒，太爷来啦！

〔烏有醒介〕

烏 有 好醉！

馬 三 太爷来啦！

烏 有 什么太爷，我还是睡。（又睡介）

馬 三 啓太爷：烏有醉臥不醒。

陆隴其 取板子过来，与我打。

馬 三 喳！

〔馬三取板打介，烏有醒介〕

烏 有 誰跟我玩笑，我可罵啦！

陆隴其 可惡，胡說！

烏 有 謝太爷責！

陆隴其 你看守的死尸，馬三道你認識。她是何人？

烏 有 她叫張盈盈。我媽認得她，故此我知道。可是她出完了殯，怎么又跑到这兒死啦？

陆隴其 你既認得張盈盈，她是甚等之人？

烏 有 是个姑娘。

陆隴其 起过一旁。左右，与我驗来！

馬 三 喳！

〔馬三驗尸介〕

馬 三 啓太爷：是个中年妇人，衣裳布素，身边有金鐲一对，头上一伤，乃是木器所伤。

陆隴其 起过一旁。这金鐲不像这妇人之物？
張王氏 啓太爷：这金鐲是小女訂亲之物，交与吳婆的。
陆隴其 吳婆是什么人？
烏 有 是吳二横的媽媽。
陆隴其 帶吳二横！
烏 有 吳二横！
吳二横 伺候太爷！
陆隴其 張王氏言道：这对金鐲是她交与你母亲的，怎么落在死尸身旁？
吳二横 等我去問問死尸。
陆隴其 滿口胡言。死尸現在那里，你快快前去看来！
[吳二横看尸介]
吳二横 哎呀，这是我媽。怎么会死啦？哎呀媽呀！太爷，求您做主吧。我作賊的变成苦主啦。
陆隴其 你的罪也要問，你的冤也要伸。起过一旁。
吳二横 真是清天太爷。
陆隴其 烏有、馬三！
烏 有 三 伺候太爷！
陆隴其 你們报道：打死的是張盈盈。今天变了吳婆，你等分明藐視本县。
烏 有 小的不敢。实在昨夜瞧着是張盈盈，今晨变了吳婆，小的倒有点糊塗。
馬 三 小的真不知道。
烏 有 三 太爷，錯非您这活包老爷，别人也遇不着这宗案子。
陆隴其 下去！

烏 有
馬 三

喳！

陸隴其

張王氏！

張王氏

有。

陸隴其

你既打人命官司，为何不等本县相驗，便將女兒埋葬？

張王氏

小妇人一时糊塗，太爷开恩。

陸隴其

本县也不深究。今日却要开棺一驗。左右，打道張家坟园！

四青袍

啊！

〔众同下〕

第十三場

〔李万棹刘千鍾上〕

刘千鍾

〔唱〕弃家只望逃性命，

不想中途大禍臨。

大哥，我冤枉啊！

李 万

你打死張盈盈，还說冤枉？

刘千鍾

我打的是鬼，不是人。誰知打一門杠，她又成了人。因此逃走，被大哥拿住。是鬼是人，任憑太爷公断。

李 万

你打的是鬼，一打变了人？我跟你說，这位陆大老爷，是个活包老爷，他自然审的明白，反正是人也叫你打成鬼啦，你打人命官司吧。走哇！

刘千鍾

大哥啊！

〔唱〕不打入命打鬼命，

这场冤枉無处伸！

〔同下〕

第十四場

〔張盈盈上〕

張盈盈 (唱) 青莫靴累煞了金蓮三寸，
紅顏女原不比白面書生。
我、張盈盈。改扮男裝，回家見母，怎奈靴大足小，
步履維艱，且在柳林中歇息片時再行便了。

〔劉正上〕

劉 正 (唱) 都只为怕官司入城隱避，
离家門不數里來到柳林。
唉，我只为行走慌忙，酒癮不足。离家不远，有些
困倦，且在林中歇息歇息。

張盈盈 这个老者，好生面熟。

劉 正 好一个俊俏的男子，看他眉清目秀，好似一个絕色
美女。(向張盈盈介) 相公請了！

張盈盈 老丈請了！

劉 正 請問相公是往哪道而去？

張盈盈 我是往城中去的。

劉 正 老汉也是往城中而去的。

張盈盈 老丈也是進城的？

劉 正 正是。請問相公貴姓？

張盈盈 小生姓劉。

劉 正 怎么，相公也姓劉？

張盈盈 听老丈之言也是姓劉了？

劉 正 老汉正是姓劉，你我五百年前是一家了。哈哈
……

張盈盈 (背供) 哎呀且住，看此人分明是劉郎之父。这老头

十分精灵，我不免用言語刁难于他，日后过門，也可好生看待于我。請問老丈大名？

刘 正 老汉刘正。还不曾問过相公名字？

張盈盈 小生刘千鍾。

刘 正 刘千鍾是我的兒子。

張盈盈 这是怎么講話！

刘 正 老汉失言了。相公休要見怪。

張盈盈 焉敢怪着老丈。我却与你的兒子——

刘 正 怎么样？

張盈盈 我与你兒子是同名同姓的。

刘 正 同名同姓，好結同心。

張盈盈 唉，这同心二字，再也休提！

刘 正 这是什么緣故，难道你与小兒有仇？

張盈盈 我与他呀，是因好成仇。

刘 正 既然与小兒有仇，老汉告辞。

張盈盈 老丈慢行。我与令郎虽然成仇，我心中到底是不忘旧好。

刘 正 既然相公不忘旧好，老汉改日叫小兒登門謝罪，叫他一辈子怕你，你道好也不好？

張盈盈 他若不怕呢？

刘 正 便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張盈盈 如此，多謝老丈。

刘 正 相公与我兒交好，怎不常到我家？

張盈盈 这个，有許多不便。

刘 正 彼此深交，何言不便？

張盈盈 为了一段婚姻。

刘 正 莫非与小兒做过媒来？

張盈盈 雖然不曾做媒，却比做媒更近一層。
劉 正 比作媒還近一層。但不知是誰家之女？
張盈盈 乃是張家之女。
劉 正 哪個張家？
張盈盈 紅絲巷張家。
劉 正 哦，這女子喚做什麼？
張盈盈 喚做張盈盈。
劉 正 張盈盈死了。
張盈盈 還未曾死。
劉 正 這就不對了。老漢看見她死的，我還要打人命官司，
你怎么說她未曾死？
張盈盈 死與不死，暫且不言。倘張家再有一女與你結親，
你便如何？
劉 正 那張家仇恨未消，豈肯與我結親？
張盈盈 只要我說肯與你家結親，自無話講。
劉 正 那張家若肯與我結親，再也不反悔了。
張盈盈 若是反悔？
劉 正 我若反悔，便是老王八。
張盈盈 什麼講話！
劉 正 我的酒癮發作，言語顛倒，相公休怪。
張盈盈 豈敢！老丈，還有一事相求。
劉 正 相公有何事見委？
張盈盈 我到城中投奔親友，要求老丈送我前去。
劉 正 但不知是哪一家？
張盈盈 就是紅絲巷張家。
劉 正 我明白了。這靈壽城中，哪有第二個劉千鍾？分要
你是公差，前來訪拿于我。

張盈盈 非也。我与張家至亲，到那里只消三言兩語，叫你兩家解釋冤仇，你看如何？

刘 正 世間之上，竟有这等好人。相公請上，受我一拜！

〔刘正欲拜，張盈盈急攔介〕

張盈盈 老丈，拜不得的。你拜了我，与拜你兒子一样。

刘 正 此話好不明白！

張盈盈 日后自然明白，

刘 正 如此高义，老汉倒要与你时常亲近。

張盈盈 使不得。我与老丈是不能亲近的。

刘 正 难道嫌我老了？

張盈盈 这是哪里說起？你我快快进城去吧。

刘 正 你我走哇！

（唱）他待我真个有情分，

張盈盈 （唱）袖內机关孰解不明。

刘 正 （唱）但願此玄解仇恨，

〔張千上〕

張 千 哪兒走？〔攔刘正介〕

刘 正 （唱）攔擋行人為何情？

嘟，你是白日劫搶么？

張 千 我是当官差的，什么白日劫搶？

刘 正 似你这等官差，与白日劫搶强盜也差不許多。

張 千 我們奉了太爷之命，分別捉拿刘正、刘千鍾的。你是刘正，这兒有朝廷王法，你戴上吧！

〔張千鎖刘正介〕

刘 正 〔向張盈盈介〕我知你是前来拿我！

張盈盈 上差，我聞陆隴其太爷，为官清正，为何捉拿平民？

張 千 刘正、刘千鍾父子，打死張盈盈，故此拿他。

張盈盈 为的張盈盈一案嗎？我便是張盈盈。
張 千 哪有你这个样的張盈盈？
刘 正 他不叫張盈盈，叫刘千鍾。他可不是我的兒子。
張 千 他又不是你的兒子啦，你別撒賴啦，走吧！

〔張千押刘正、張盈盈下〕

第十五場

〔四青袍、烏有、馬三、樊二續、張王氏、陸隴其上〕

烏 有 来此張家墳園。

陆隴其 开棺搭尸首！

四青袍 啊！

〔四青袍下，搭尸上介〕

陆隴其 驗来！

馬 三 喳！（驗介）

啓太爷：棺木里不是人，是个鬼。

陆隴其 棺材里自然是鬼，不是人。

馬 三 她是死尸勾着鬼臉。

陆隴其 起过一旁。帶張王氏！

馬 三 張王氏！

張王氏 伺候太爷！

陆隴其 你女兒死尸怎么画个鬼臉？

張王氏 求太爷派公差同看。

陆隴其 烏有，同她前去看来！

烏 有 喳。

〔張王氏、烏有同看尸介〕

張王氏 这不是我女兒。

烏 有 这是我媽。哎呀媽呀！

〔烏有拉張王氏向陸隲其跪介〕

烏 有 張王氏害死我媽，求太爷与我伸冤。这下兒跟賊一样，我也变成了苦主啦！

張王氏 小妇人不敢害人，太爷明鑒。

陸隲其 待我自己看来。（看介）果然是个半老妇人，不是幼女。却为何画了鬼臉？（想介）我明白了，只要严审烏有、吳二橫，自然明白。左右，打道回衙！

四青袍 啊！

〔众四場，陸隲其坐堂介〕

〔李万上〕

李 万 啓稟太爷：刘千鍾拿到。

陸隲其 帶上来！

李 万 （向內）刘千鍾上堂。

〔刘千鍾上〕

刘千鍾 生員參見老父母！

陸隲其 你是学庠中人，打死人命，是何道理？

刘千鍾 生員打的是鬼，老父母詳查！

陸隲其 本县也知你素日良善，此案必有冤屈，你且立在堂下，听我判断。

刘千鍾 多謝老父母！（堂下站介）

〔張千上〕

張 千 啓稟太爷：刘正、刘千鍾拿到。

陸隲其 怎么又有一个刘千鍾？此案又弄出蹊蹺来了。来，帶刘正、刘千鍾！

張 千 （向內）刘正、刘千鍾上堂！

〔刘正、張盈盈上，見刘千鍾互惊介，欲語，張千推刘正、張盈盈進門跪介〕

刘 正
張盈盈 叩見太爷！

張 千 刘正当堂有刑。

陆隴其 松刑！

（張千为刘正去鎖介）

陆隴其 刘正，威逼人命在先，打死人命在后，快快招来！

刘 正 威逼人命，小人領罪；打死人命，小人不知！

張盈盈 太爷，打死人命，我倒知曉。

陆隴其 你怎知他打死人命？

刘 正 他也叫刘千鍾，与小人兒子同名。

陆隴其 刘千鍾，你怎知他打死人命？

張盈盈 太爷，你道他打死的是哪一个？

陆隴其 本县問你，怎么反倒問起本县来了。

張盈盈 打死的就是我。

陆隴其 你叫什么名字？

張盈盈 我叫刘千鍾。

陆隴其 你名叫刘千鍾，怎么刘千鍾又打死了你？

張盈盈 太爷，我不是男子？

陆隴其 你不是男子？刘正，堂口伺候！

刘 正 是。（堂口站介）

陆隴其 那一女子，为何改裝，戏弄本县？左右，大刑伺候！

四書袍 啊！

張盈盈 且慢，太爷容禀！

（唱）家住在灵寿城旧有名姓，

我的父数年前早丧殘生。

我名叫張盈盈閨門待聘，

刘千鍾救患难才結婚姻。

心不遂对高堂寻了自尽，
昏沉沉入棺木被吳二橫盜墓偷墳險些失了身。
得性命投千鍾不肯相認，
無情棍打不死改扮書生。

陸隴其 有何为証？
張盈盈 有他家定婚玉珮，太爷請看。
陸隴其 刘生員！
刘千鍾 在。
陸隴其 既与她結亲，那盈盈晝夜相投，为何将她打死？
刘千鍾 生員乃是打鬼，不想錯打了人。
陸隴其 世上那有將人作鬼之理，你分明是賴詞。

〔烏有、吳二橫私語介〕

烏有 有
吳二橫 將人作鬼，真有那宗事。
陸隴其 烏有、吳二橫！
烏有 有
吳二橫 伺候太爷！
陸隴其 你二人講些什么？
烏有 有
吳二橫 小人們說：打鬼錯打人，有那宗事。
陸隴其 你們怎么曉得？
烏有 有
回太爷：小人看守死尸，往別处喝酒，張盈盈又活啦；小的追上一杠子，打的是鬼，不想誤伤活人。所以我曉得。
吳二橫 我跟烏婆都裝了鬼，去偷張盈盈的墳，她把我当成真鬼，我把她当成真鬼，都吓死啦。我又活啦，所以我說有那宗事。

陸隴其 本县未曾审讯，你两个便招了，真乃神差鬼使。来，

快快面供：

烏 有 老吳，咱們言多語失，面供吧。

〔吳二橫、烏有面供介〕

陸隴其 吳二橫偷墳盜墓，依律當斬；烏有誤傷人命，邊外充軍。傳蔡卒！

馬 三 蔡卒走上！

〔二蔡卒上〕

陸隴其 將他二人收監！

二蔡卒 喳！

〔二蔡卒鎖吳二橫、烏有介〕

烏 有 老吳，你賺多公道。張盈盈是你挖出來又活啦，沒想到你倒死啦。

吳二橫 嘿！

〔二蔡卒拉烏有、吳二橫下〕

陸隴其 張王氏，你女兒吞了玉環，偶然氣閉，并未曾死。你怎么胡亂掩埋？幸而有人偷墳，不然豈不枉送她的性命！

張王氏 小婦人因埋葬女兒，受了太爷兩番訓諭，我女兒若再死了，我是不敢埋的了。

陸隴其 人真死了自然要埋，難道本縣還禁止你埋葬死的女兒不成！劉千鍾、張盈盈！

劉千鍾 在。

張盈盈

陸隴其 你二人結親在前，如今本縣為媒，你二人當堂結拜，完成花燭。

劉千鍾 謝太爷！

張盈盈

〔劉千鍾、張盈盈披紅拜堂介。〕

〔尾聲。眾同下〕

統一書號：10071·388

定 价：(7) 0.41元